

三



新安文獻志卷七

甲佳

奏疏

建言時政

曹漢川

臣聞繼天立極由稟

上聖之資濟世安民皆荷

神武之略欽惟

皇上德配唐虞功隆湯武猶慮一夫不獲一官不職訪求俊乂使一介

書生入覲 清光屢聞

聖訓官民利害各許進言臣子純生長山林見聞寡陋既承下問忘其

狂愚輒有荒言冒干

天聽

一儒者之用本以經邦輔國致君澤民然能立天地之常經適古今

之通義為致用之學者每不多得 朝廷取士拳拳於安生民而

資治道者至矣厚矣見取到儒士多係未曾諳歷若且選為卑官

下職使學爲政以試之數年之後有能裨

聖化勵廉恥則以次進秩亦未爲晚果有文學德行政事才能者委之有司職任待其功績顯著量加陞擢若即委之重任才不稱職則又爲後日之悔

一禮禁於未然之前法施於已然之後聖人用刑不得已也故舜之刑罰弗及嗣文王罪人不孥夫人之爲惡父母妻子多所不知

陛下遠紹唐虞三代遵舜文之典著於簡冊頒行天下使

聖子神孫永爲定律則立生民之命建太平之基端在於此

一古之貢賦隨地出產賦則如夏秋稅糧之徵貢則土地所生以時

而獻今秋糧出自由畝多折收布疋以便於民惟茶課出於山場

盡徵糧米且產茶之地多係高山大野徃徃農廢其業於異郡百

里外負米輸納民困圉吏苦催徵自暮春及終年未脫桎梏

陛下視民如傷豈不恤此然有司位卑而不敢言下民草莽而不能訴

臣幸近九重僭敷蒙陋若於秋糧徵本色却就茶糧收鈔及布疋或折收軍國百須之用則民又兩使軋武

請贖交罪書

葉大年

臣聞魯論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大學曰爲人子止於孝

爲人臣止於敬臣幼蒙父師之訓服膺聖賢之言立身行己必以忠孝

爲本是以入而事父出而事君期不負忠孝之實而已伏念臣父早習

詩書期忠孝之道通王霸之略值中原亂離避兵江東舉義保障

王師渡江鄧平章胡參政克取徽州府彼方山寨負固抗拒鄧平章察

臣父姓名令李克魯訪尋臣父知天命有歸奮身勸諭元帥汪同等同

詣軍門投降郡邑寧謐退身田里值婺源臨境土兵反復殺害官民

陛下照見萬里察用人言除臣父爲婺源知州不敢辭避奔走赴任此

州彼時三邊敵境山寨占據人民離散臣父披草萊立官府奉宣

朝廷德意招諭一方修築城柵區畫糧儲且耕且守後院判汪同棄軍

逃去頭目軍士背恩爲惡互相仇殺臣父忍死堅守勸諭元帥俞茂方清一心向義誅殺叛人汪助等保全城池倉庫軍馬迎接親兵王指揮盡心贊助指揮深知臣父忠義同安靜方面歷任六年竝無公私過犯任滿赴京命臣父奉使西川夏國繼而中止尋授鄱陽知府到任四月初夕奉職本府糧儲軍需依期辦集民庶安業爲因按察司官委問劉方寨叛卒程先鋒擄掠民婦事本人身故坐臣父枉勘罪名遷謫無爲住坐九重天遠無由申訴丙申三月間天日開明取回京師聽差後省府將江北官吏發下興築大城臣父以公罪未發今次與一般官吏發下壘砌磚城實臣子所當報效已盡將所有家私竭力見行買辦奈力小家貧一時措手不及日夕愁苦臣祖父遠年間曾於徽州府置買田土急欲繼賣緣隔越數千里不能接濟誠恐工程迫近觸犯罪責臣實痛心稟知臣父願將本戶產土盡行入官外願以已身上事東宮効力行伍以贖臣父餘生昔太倉令淳于意有罪其少女緹縈願

身爲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帝憫其孝忱而釋其父罪臣今年踰弱冠視彼女子之義深有所愧共惟

陛下聰明神武遠過漢文如天之仁同乎堯舜曲賜憐憫哀臣屢蟻微忱願乞臣父骸骨歸老山林或察臣父始終事上之心俾得如秦之孟明齊之管仲立功補過俱爲至願臣聞王霸之君義動天下使智者獻謀勇者獻力富者獻財臣之父子家財不足以助國願効老馬之志一夫之力或能補報國家之萬一當今景運天開立

聖子神孫億萬世無疆之基傳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明忠孝之道請自臣始將見忠臣孝子不一而出光照史冊豈臣父子之私幸實天下後世之大幸也伏望

聖慈乞賜憐憫臣冒犯天威死罪死罪

洪武十

論邊計事

楊刑書

臣竊見正統十四年八月達賊犯邊獨石龍門一帶及永寧懷來邊將

皆棄城不守以致數十年之經營數十萬之蓄積一切委諸草莽罪不容誅事往難論比聞欲調官軍復守獨石龍門等處斯固攸宜臣切惟爲政當理內及外守邊當自近及遠京師者四方之本永寧懷來宣府直抵大同皆京師藩籬也各處見在軍馬以之專守尚慮未足爲固而又分之以守獨石等處則兵愈寡而勢愈弱一旦邊報卒至救援不及切恐人心惶惶事如前日未可知也獨石等處一搖則永寧諸處人心必不自安誠不可不慮又況足食而後足兵今宣府大同皆告缺糧以近邊猶爾又安能遠供餽也今之計邊儲者或曰軍運或曰民運或曰納粟冠帶或曰開種鹽糧或曰銀貨樵買言者紛紛而皆不求其本夫有播而後有穫春耕而後秋斂柰之何不務其本而惟末之圖占人屯金城屯渭濱屯塞下具有成法實邊之道無以逾此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中國之於夷狄來則禦之去則備之法之良也不賞邊功以沮外傲生事之人議之善也今之爲邊將者士卒不恤而一意希求陞賞

外侮不御而一旣妄報功次有斬獲一二首級而報功至一二百人者有止稱殺賊衆斬獲首級而全不開數者其爲欺妄不言可知此果何功於朝廷何益於邊徼至如臨陣亡死者固皆可旌然軍勝而死此勇進而至喪生其忠可褒軍敗而死此退走而被追殺正當論主將之罪今一旣陞一級是死者以退走爲功而生者不以敗亡爲懼又非所以示勸懲也臣愚以爲永寧懷來宣府直抵大同京師藩籬當益兵積糧選將固守彼固則此自安獨石龍門等處姑候此有餘力然後議及遺下糧米設法以近就近搬運給軍瓦剌新來和好必不卽爲邊患一帶田地可以趁時設法屯種令總兵參將等官及侍郎劉璉都御史沈固任寧并巡按御史分投委官提督親行勸課如是田多軍少先儘軍種遺下餘田聽令近邊有力之家儘力開耕無種子者官爲借給秋成抵斗還官明行榜示景泰二年子粒并地畝稅糧俱免徵納所得花利令自糶賣仍行納粟冠帶開種鹽糧銀貨糶買等法人人見利而趨

則耕者不勸而勤得穀必倍可資邊儲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近邊去處宜令各衛所府州縣官專委一員提督春農布種仍與設法置買牛具種子俱從巡按御史管屯僉事比較其有用心勤得穀多者指實具奏量加褒賞以勸其餘則家給人足可資供餽沿邊守將遇有警息且須預將在外人畜收入城堡嬰城固守俟賊老氣惰然後乘便擊之如彼肆無忌憚越關內侵則內外合兵令其腹背受敵計無不克有功官軍陞賞以信如有似前棄城不守率眾在逃無分貴賤不限親疎必殺不宥然後人知勸懲其有斬首少而報功多及妄報殺敗賊眾斬獲首級希求陞賞者其功皆不必錄軍勝陣亡官軍與軍敗失陷者陞賞亦須量有節減以止貪冒以戒退怯庶得爵賞不濫臣誠愚昧仰蒙聖恩莫能補報比因議及邊事不得長策晝夜思惟寢食不安輒有所見不敢緘默景泰元年

奏甘肅邊務六條

程都憲

先奉 勅諭命臣於甘肅參贊總兵官寧遠伯任禮軍務除欽遵外今將訪到合行邊務開坐請 旨

一曰城保防護臣觀蘭縣過河直至甘肅通運所馬驛俱有軍夫及餘丁不下二三百名各設城堡防護往年胡寇犯邊多被擄掠詳其所以皆因各堡軍人平日止是走避不曾操練及至胡寇侵犯縮手不能抵禦未免仰乞官軍往來策應今邊境寧謐諸事減省各堡軍人安閑無事乞 勅總兵官寧遠伯任禮等取勘各堡見有軍夫屯軍及各戶內少壯餘丁實數將各衛退下在庫軍器照名給散除走避外空閑軍餘每月操練十日或十五日就令掌堡掌驛等官分隊管領仍令總兵官選保精熟武藝公勤都指揮往來提督比試如此則在堡軍餘操練慣熟遇有警急內可以保妻子外可以相救援

二曰禦敵殄寇臣惟禦敵殄寇全仗勇敢之士非平日恩義獎勵臨

時何以責其効力且如甘肅涼州莊浪等十四衛所及腹裏調撥
在彼操備官軍多有勇敢之士卽今邊境寧謐正宜加意恩獎養
其銳氣遇有警急可責成功近者給事中薛謙奏准命總兵官寧
遠伯任禮等揀選精壯軍士設法操練實爲良法然所選軍士日
逐操習武藝比之其餘軍人勞苦加倍而其月糧賞賜仍前一體
關給非所以倡勇敢養銳氣也乞 勅該部會官計議轉行甘肅
等處總兵官將軍士嚴加再選如果膂力過人氣識勇敢者另編
隊伍專委都指揮一員管領操練每名一月或全支本色米一石
或加賞冬衣布一二匹使之異於常軍彼必感戴 殊恩心懷補
報遇有寇賊必能効死盡力

三曰土軍糧差臣觀陝西平涼等府靜寧等州原有土達人民洪武
年間收集寄名安插與民一體當差永樂十八年選作土民前往
迤北征進優免雜泛差役宣德十年又各選調涼州等處操備所

用軍裝脚力俱是自備遇有倒死馬匹照例追陪戶內遺下人丁
有司不行照例除豁切照各衛旗軍選調備邊者歲闕冬衣布花
行糧家屬在衛關支月糧又無別項民差今土軍土民餘丁本同
一戶一家居住三下備邊俱無糧賞所用軍裝脚力及追陪馬匹
俱在家餘丁借辦其餘家下餘丁自要辦納子粒應當民差又令
備辦在邊軍餘木裝馬匹不免典賣孳畜等項靠損艱難乞
勅該部行移陝西都布按三司從公取勘各衛如有此等土民餘
丁一戶三人或二人在邊者本戶一應民差盡行優免其在營如
有餘丁屯種亦免合納子粒或一二石令其自辦軍裝陪買馬匹
如一戶止有一名在邊者不免子粒仍免雜泛民差如此則在邊
土軍知所感戴可以責其効力矣

四曰屯軍備禦看得洪武年間各衛旗軍守城者歲給冬衣布花下
屯者例不給與近見陝西都司所屬屯軍調撥甘肅等處備禦者

冬衣布花照例不與臣以為彼先屯軍為因自種自食可以自備故不給與今調撥邊上與馬步軍人一體被堅執銳勞苦不殊優恤有異乞 勅該部行移陝西都布按三司今後腹裏屯軍調撥在邊操備者一體給與冬衣布花如是不敷將各軍戶內餘丁屯糧免納一二石使其自備供給如無餘丁者官為供送如此則恩賞均平軍皆効力

五日夷人散處訪得求樂年間甘肅安住回回殺傷都指揮劉秉謙據城搶劫屠戮居人及有永昌達賊逃叛劫掠出境正統三年甘州北關回回潛藏阿台細作被尚書王驥擒獲梟首示眾切見甘州北關仍有寄住回回等項夷人馬嘿麻塔撒等一百八十一戶指以牧養羊馬取討錢債為由出入無常往來慣熟道路險易烽堠遠近莫不周知倘有警急恐生異謀乞 勅總兵官并陝西行都司照洪武年間將前項夷人除通事指揮哈參亦撒千戶沙卜

丁等通事三五名以備各番使臣往來不動外其餘悉差人管送腹裏散處福建浙江沿海衛分居住庶得醜虜遠絕亦消邊患之一端也

六曰科舉名限臣惟古人立賢無方取士非一途至唐宋以科舉得人為盛然有文學者或迂於政事有政事者或劣於文學若不廣取恐未能盡人之材得人之用乞 勅禮部行移各處鄉試不拘名數至於會試亦然登科之後授之以職嚴加考察則科舉之得人勝於他途取士多矣正統七年上

奏緊急軍情事

程襄毅公

欽差守城吏科給事中臣程信謹題為緊急軍情事節錄奉

勅今命爾往京城西邊一帶協助太監尚義都督王通左副都御史楊善守護城池嚴督軍民整備器械務在精利申明號令務在嚴明可守則守必固必完可攻則攻必捷必勝京城在外四面軍民人等但聞聲

息不無搬移驚動爾須無論安插務令鎮靜得所九門內外守禦通塞等務爾須處置得宜務使寇不能窺有事須與提督太監尚義等計議而行無或頃刻怠忽致有疎虞取罪非輕欽此除欽遵會同各官督令官軍將各門嚴加守備外謹將合行緊急事宜開坐請

旨

一新號令以振軍威臣觀大軍自土木之敗人無戰志非大新號令無以責其效死如都督孫鏗領軍與賊對敵各路正當分軍策應則軍威自張賊勢可敗然皆各以分地自諉袖手旁觀臣於城上遙見西北軍馬約有三四千人一見上首挫鋒其餘不戰亂逾城濠致令五六犬羊乘勢追趕臣與都督王通督令軍士將短鎗火器於西北城樓放打當時達賊四散奔潰然已遁之軍既不加誅未遁之軍又不用賞都城安危係於頃刻而號令猶復如此臣誠寒心乞嚴勅總兵官石亨尚書于謙等將大營移出關廂外面

駐劄寇衆則堅壁不動設伏以待寇寡則分軍截殺互相策應如有退縮推衆即時處以軍法不許坐觀成敗以悞大計

一募勇敢以備警急切見京城召募軍匠人等或賞或陞改皆樂於効用然近察其議則曰有功固今日之得官賞無功則未免他日有爲軍之累是以中間多有勇壯匿而不出乞勅兵部再行出榜曉諭不分軍民官舍土人匠役但有果敢奮勇出奇殺賊者初立爲勇士之名照例給賞有功不次陞擢無功事寧不願者聽如此則人疑釋而功可圖也

一召勤王以遏南侵臣觀此虜見我城池完固軍馬尚多連日四散舉火驚人其勢似有南行之狀若不預爲禦敵之備誠恐州縣居民聞風驚移事出不測乞寫勅星夜差人調集山東河南等處勤王之師順關南京所取在路衣甲或真定保定或河間霸州按兵待變相機以動賊近則完壁自守城遠則赴京夾攻如此則聲

援多而賊計沮矣

一設武備以防內變臣惟外城既固內門尤不可不謹如西直等門雖有官軍二百餘人各鋪已分一百五十餘人又有繳關等項分用門下止有五六人亦皆老弱不堪又兼盔甲移用門外巷中城下雖有擺列官軍不過攢聚閉坐倘有意外倉卒難為乞將城內官軍著令分管頭目每門添選二百人量給弓箭鎗刀庶幾有備無患

一養銳氣以備戰守夫軍夫以食為天食足則氣壯而後戰可捷守可固且如西邊一帶多係上林苑監四署人夫原非食糧人數稱係守城月餘蒙每人給米三斗即今坐派通州未敢片時下城前去關給其各夫俱皆離城三五十里居住家下多被虜寇驚散有稱一二日無食者氣餒無措乞昭軍匠事例給與口糧克養銳氣庶幾遇緊可以責其效力

正統十四年十月初十日

陳言中興固本十事

程襄毅公

臣切惟撫國家於多事之際中興為難論政務於中興之時固本為要本之不固而欲求中興之治者未之有也仰惟

皇上嗣臨大寶治化一新北虜求和南蠻授首于茲二紀遂底不平天下臣民皆已仰戴 聖德神功如

祖宗之時矣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孔子之戒昭如日星矧

陛下日御 經筵緝熙 聖學固已知之明而講之素有不俟乎人言者矣臣一介凡庸必言為職不敢謂

聖德已至而不盡責難之恭謂 聖治已成而不效拾遺之義天中興之要雖在固本而施行之次必有節目謹將所見條陳十事以上伏乞萬機之暇少垂 睿覽采而行之豈獨臣之幸哉臣無任伏

願戰慄之至

一曰敬天臣聞天者理而已矣人君一心上與天合則陰陽順而寒

暑時邇來日食星殞雷雨陰霾變生不一必有感召此固上天仁愛君人之心然修省之誠要不可一時而或替也仰惟

陛下卽位以來節供奉嚴祀典凡諸不急之務多已停止而天心猶若此者豈非修省之誠有未至歟夫人君一心萬理總會而求端莫先於孝弟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先於四海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會子釋之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臣以為敬天之道非

陛下湛然此心懋昭大德隆孝友于

兩宮示親親于天下恐未足以答天心之仁愛伏惟

聖明留意

二曰求賢臣惟 國朝取人有常途用人有常制蓋文以科貢吏胥武以蔭襲功授中外任使自不乏人然屢勸 明詔御史部有人材之薦兵部有將才之舉者何哉誠以多事之秋思得長才異能

者共圖治功故也奈何有司奉行全失初意所舉薦者類多委趨請託之人非廉正高潔之士大本已失將焉用之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謂其患得患失而無所不至也伏望

陛下於左右文武羣臣之中果有朝廷未究其用官寺不知其名如古范仲淹富弼其人者留神簡拔以為之倡然後勅所司通行天下果有懷抱經濟精通韜略隱於山林屈於下位者有司務在禮聘送赴京師或親策以治道或命試其藝能隨材器使用濟時艱無則已之不必取具若有司仍前濫舉卽坐以罔上之罪

三曰納諫臣觀經史所載歷代帝王未有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敗者伏惟

陛下卽位之初實國家多事之際四方臣庶無不得以盡言

陛下容納亦無虛日雖堯之舍己從人舜之好問好察不過如此爾日以來漸渝初政豈進言者亦多涉於泛常過於矯激而弗當

聖心者乎雖狀終使有之亦未可執一以廢其二也如

聖心簡靜厭見繁文臣愚請用宋仁宗開天章閣以十二事問近臣之

例推而廣之勅令文武羣臣及山林草莽之士詢以闕政如逆

虜之歸必何策而可復天象之變必何修而可弭諸如此類逐

條示俾之各陳所見各盡所言中間必有上補於

聰明之萬一者仍乞

陛下於時常進言之人當理者采納狂妄者不問庶幾周悉民情以幸

天下

四曰謹災臣聞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是知災異之來

非上下同加修省不可得而弭也邇者天變河決

皇上下罪已之詔曰君失其德臣失其職臣捧誦之際知

陛下一念之誠可以對越上帝矣然羣臣之中慮如

陛下之敬天修已者幾何人哉宋儒胡安國曰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

者大臣之事自漢以下遇有災異策免三公蓋為是爾乞

勅臺諫於內文武羣臣之中有引日偷安懷奸蠹政之甚者指

實奏陳罷黜田里庶天變銷而人心慰

五曰節用臣聞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而大學論生財必曰

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四者反是而求天下之

治不可得也今邦畿千里民多逃移江南數郡盜尚劫掠河道枯

澁漕運艱難而京師僧道之徒來自四方充斥街巷內府供事官

員較之往時十增八九率皆以難運有限之糧供冗食無用之輩

及聞河南山西轉輸邊餉犯風霜之苦冒剽掠之虞辛勞何止萬

千費用不過數月臣以為朔方之役未舉而中原之民已疲伏望

皇上省財節費圖雪國恥勅令沿邊一帶文武官員隨機護軍趨時

屯種以免饋餉以防寇戎并勅各衙門禁遊食無役之人汰冗設

不職之官庶邊備充而浮費少民力蘇而根本固然後靜以待動

逸以待勞則無事不克濟矣

六曰詳刑臣聞兵乃刑之大者古之帝王於一夫之罪一刑之施尚且恤之而况行刑於用兵之後哉切見福建廣東浙江湖廣等處叛賊鄧茂七黃蕭養葉宗留等本因貪官激變動勞大軍征討渠魁雖幸就誅良善多已被害近聞商賈耕鑿之人一槩縛縛到官將士收其功而平民罹其毒夫淫刑以逞而不致傷和氣者未之有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臣願

陛下以爲法勅令所司將解京犯人案候待其覆勘虛實之情然後處以輕重之法仍勅各處總兵鎮守等官今後止將首惡解京其餘脅從量情釋放俾之各相效順庶人無冤抑而和氣可召

七曰選將臣聞三軍之命係於將然將之賢否不止涉軍士之死生實以關國勢之強弱不可不慎也卽今三營大將固亦有百戰已試之人不可輕議至如坐營把司掌號領隊數者之名卽唐之所

謂偏裨宋之所謂首領亦他日以次而備大將之選者頃自

國家多事以來選設太濫不無賢否混雜且人材難得不有以儲之於前則無以獲用於後昔李光弼起自郭子儀偏裨岳飛起自宗澤首領則其選亦豈可以不慎哉乞勅總督總兵等官修明軍政簡汰賢否遇有闕員必須推訪廉介智勇之士具名奏聞以充不許私相補授重貽後患

八曰練兵臣觀周之成康皆守成賢主而其事見於書者一則曰詰戎兵一則曰張皇六師彼當承平之時尚不敢忘武備如此而况多事之際乎我國家養兵最厚月糧必贍妻子行糧必贍本身不時賞犒銀兩依期給散衣綿蓋養之於無事之時欲用之於有事之日而管軍官員不體朝廷恤軍之心大肆蠶食公行賄賂反以操練爲故事如此而求克敵制勝比隆前代何可得哉伏望

皇上降勅總督總兵等官嚴加戒諭仍有似前侵牟軍士妨誤操練者處以軍法示衆勿事姑息臣又見三營之制五軍所以肄營陣神機所以肄鎗手三千所以肄巡哨今三營各自團操則武藝不能相通其臨敵必難相應乞將三營軍馬一月同在一處相兼操習五日凜如對陣之時久久成熟庶幾有效臣又聞之軍中老穉相參有名無實閑居則虛糜糧糧官臨事則負累精壯乞大行揀選不堪者退回守城精壯者加意訓練庶兵將之意相孚而外攘之功可舉也

九曰尚儉臣觀伊尹之訓太甲曰愆敗度縱敗禮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而漢史之贊文景二帝亦不過曰恭儉而已是知儉之一字尤守成之主所當力行者也伏惟

陛下卽位之初無宮室之興無遊幸之舉日講聖學親攬庶政恭儉之德可方前王然而民食日艱民俗日薄何哉豈

陛下以北虜請和國事稍暇而遂爲之少變乎臣又見承平日久禮法漸隳結婚姻者不計戶之高下送喪葬者不循家之有無閭閻得以服錦繡倡優得以飾金寶全無貴賤之等惟逞驕侈之風甚至千日之贏餘不禁一物之費用如是而求民食之足民風之厚不可得已伏望

陛下愈勵勤儉之德以先天下仍勅禮部申明舊制凡服食器用各分等第毋得違式通行禁約庶幾民德歸厚國富可期

十曰隆師臣聞先儒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今府州縣儒學官皆受朝命以爲人師者也

祖宗之時猶重其選或親策而後命之近時以來有久在監學懼淹歲月而出身者有偶中副榜因念艱難而就職者有儒士不能應鄉薦而干有司以舉任者布列中外多不得人遷延歲時妨悞後學九年之間使俊秀子弟長者老而少者長甚可惜也無實才之用

而望濟天下之事豈不難哉乞 勅所司照舊於南北直隸及各
布政司推選御史或副使僉事各一員專一提調學校造就人才
以副

皇上求賢圖治之意其各處教官先令提調學校官員考覈但有文理
不通教條不立者就便送部別用其九年考滿到部舉人過數學
識異常者所司仍加考察或試以臺諫之職或授以州邑之長則
人皆盡心才各當用時賢輩出而國事可辦矣景泰二年

新安文獻志卷七

甲集

新安文獻志卷八

甲集

書

責肅衍化順書

程鄆州

假中郎將征虜長史程茂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將軍學擅文武權兼中
外國家之寄懸於將軍主上春秋方富令德未震茂愚情竊謂將軍
外護戎壘乃心本朝旁招俊又在帝左右不識高明過計誤聽反旆內
向甘爲戎首若事之濟否雖在彼蒼脫或不自旌識當如之何茂實不
愛死敢獻腹心惟將軍圖之南郢城小而堅張將軍忠貫金石將士雖
不武然衆寡力倍願節下勿以爲念風馬相異契闊死生將軍永終令
聞當以伊霍爲得失之監不具茂死罪

與人書

程伊川

前書諭使求光祿文神道碑文今得范內翰祖禹許撰此公文章德望
世所稱許可託也已送行狀去數月間可得得即求的人附去也願上

願子姪共四人長姪端懿近長安呂丞相辟知京兆醴泉縣未受勅
長子端中授汾州介休尉來年闕次姪端本應舉未第少子端彥今
秋方就銓試承問及故具言之而伊川先生親筆書一紙本出程氏
不知為何人考范太史集止有樞密趙公瞻神道碑一書稱光祿文
銀青光祿大夫考范太史集止有樞密趙公瞻神道碑一書稱光祿文
子忠孝實從先生遊則所謂光祿文者又指達也但書稱碑文郭
乃誌銘為同爾惟宋南渡以來若度正譚善心輩倦倦訪求先生
遺墨或僅得其狀與斷簡亦什襲藏之况其手筆出于海桑之
後播蝕之餘而紙墨完好炳然如新者哉是可寶也師山諱玉吾郡
碩儒子孫居歛西歲政過之獲拜觀焉因摹歸刻之家塾敬
識其後弘治五年歲在壬子秋八月朔十四世孫敏政拜書

上曹樞密輔論兵書

汪直閣

若海裁書獻于樞密閣下昔三國爭衡以崎嶇之蜀斗絕一隅固不足
以當全魏然蜀有魏延者謂先主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
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為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僕每讀魏
延之事未嘗不掩卷太息以謂往古下之人敢言如此上之人肯信如
此今者金人橫行莫敢誰何老將名臣相繼敗事有一人倡於衆曰若

金人舉國而來我能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我能吞之則衆莫不傳笑
其不遭嫚罵者幾希僕江南人也束髮讀書不喜綴緝時學方太平無
事惟務談兵其遭父兄朋友嫚罵殆與齒偕老乃者天子下詔求知兵
之士僕銳然從之喜以為獲伸素志及赴有司展卷一揮筆不停手日
未三刻紙已告窮白麻袂屬環觀如堵是日多士皆曰必居第一而僕
亦以此自負未幾榜揭乃在優等第十有一忽有謂僕者曰適從主文
所來聞子之兵書本魁多士有以子之言猶河漢而無極出乎繩墨之
外是置於十人之後晨過御史某御史某曰聞太學之士皆談兵于有
司若曹書生爾安能知兵僕乃翻然而悟曰今日之御史昔日之有司
實不知兵爾如曰出乎繩墨之外則陳平豈細行韓信豈曲謹邪如曰
書生為不可用則杜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不能取強吳矣恭惟樞密
閣下昔日敢言於不敢言之日今日必能為於不能為之時是用敢借
魏延之事以進昔魏延請于諸葛亮欲從子午道與亮會于潼關亮制

而不許魏延數恨已才用之不盡以僕揣金人頓兵大梁之趾其實非策蓋用兵之法其下攻城轉輜距堙勢且半年顧我守之有其道攻不足畏也河北者我之心也攻金人之權也且耿聶既以大河之外界金人金人宜自爲巢穴未暇窺我中原然而棄河北之重履孟津之危者非惡河北而不取也河北之心弗與也故幹離不狼狽河北以爲旣搖京師則河北自定今我豈可不收河北之心以攬天下之權因河北之憤以擊金人之情哉而乃怯懦自守閉關養敵則金人將以飽待饑而我將坐受其敵欲城之無危胡可得哉顧朝廷能用河北則河北可以救中原不能則河北則河北可以亂中原何謂河北可以救中原善用天下者必觀天下之勢往曰天下莫敵勢在陝西今日天下莫敵勢在河北往曰天下有事出兵函谷指麾天下無不如意故天下所恃惟陝西之兵自燕雲之役陝西之兵紀律大壞遇敵掉臂奔走如鹿則汴京以兵爲險何所恃也誠能用河北則今之河北變爲昔日之陝西矣幹

離不自得真定以來民心滋怨保伍蜂起揭竿爲旗所在數萬殺棄地之使而留康王逐不才之吏而自置守倅悼國家之棄地而有不臣醜虜之心是其氣固足以吞夷狄而破金人之膽矣朝廷誠能遣使立康王爲元帥使其分師爲二一自孟津渡河陽直擣西洛以攻粘罕一自相臺由大名直抵城下以掩幹離不則二虜當隻輪不返此與魏延欲從子午道何異故曰用河北可以救中原也何謂河北可以亂中原朝廷旣棄其地不恤其民矣彼將曰與其左衽以事夷狄孰若從衣冠之豪故河北之勢其可慮者有二留康王自置守倅是也留康王何以可慮康王弗得其柄亡以今衆則留康王實虛名爾自置守倅何以可慮彼握兵日久廢置自如因曰保已棄之地我固非叛則朝廷固不可咫檄而罷二者固爲中國之讐也故曰不能用河北可以亂中原也二者方慮爲中國之讐欲望其提師而援王室胡可得哉史記稱闔閭惟能用其民故敗楚子於栢舉然則河北顧所用之何如爾若康王爲元帥

是所以用民之術也以僕揣金人所為其勢且有耶律之事若康王得擁重兵則金人之謀不攻而自破以僕料之朝廷非不知立康王為元帥計之善也然其議含糊而弗決者有一朝廷則曰康王已位極人臣矣異時成功不知何以待之嗚呼為是說者不知成王之用周公乎周公者成王之相也淮夷有叛成王曰汝往征之及成功不聞更封之以王也朝廷則曰國家未嘗以宗室本兵柄恐分天下之心啓五王之禍嗚呼為是說者獨不知成王之用周公乎周公者成王之叔父也淮夷有叛成王曰汝往征之則不聞以宗親為疑也鴟鴞之詩曰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非周公之室也杖杜之詩曰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攸焉言卿大夫當推其兄弟之親以助其君也樞密閣下胡不歌鴟鴞之志述杖杜之情俾主上廓成王之量去晉昭之狹乎僕聞之古之能用其民在於搏民力一民心能一民心則民力搏矣今者河北之民二於金人則民心

不可一各保鄉閭則民力不可搏雖有衆何所用之必有豪傑之士倡義於其間結數百萬之心如同舟而遇風合數十郡之力如常山之蛇則金人之所備者衆而我之所與戰者約矣僕聞魯仲連布衣之士爾仗義遊談能使趙不帝秦夫以秦趙之勢數十萬之衆未必能任其事而仲連乃解紛釋亂於談笑之間則布衣之士安可忽哉以僕揣天下之士能一河北之心而搏河北之力能擴康王之志而固元帥之權無如其者樞密閣下誠能請於朝立康王為元帥使僕得參佐則異日昆蚩之志與樞密閣下共慶太平也伏惟樞密閣下無為諸葛亮之聽而使僕有魏延之歎幸甚宋史傳曰若海密達高亮深沈有度耻為世俗片紙書若海名論張俊曰似此人拊紉宜收拾會論去國不果此

與金粘罕請息兵講好書

汪直閣

太學生汪若海謹披心腹露情素獻書于大金元帥聞之知天者可與論安危之計不知天者不可與論安危之計天道甚遠人心可卜往者

天將有警于宋是興燕雲之役以假手于大金我上皇天命是畏惕然
內禪於是大金乃戢干戈乃伸盟好我實懷惠賂以名都我寡君朝夕
恪懃奉以忠信不敢有怠惟是一二庸臣輕議淺謀肆其愚衷以眩惑
我寡君之耳目是用再辱軍師之臨恭惟大金既併契丹又服我宋有
以見元帥之勇料敵無遺百戰百勝有以見元帥之智城邑望降迎刃
而解有以見元帥之武功振天下光臨隣國有以見元帥之名破人之
城不恣屠戮其誰不歸仁堅上皇之約成寡君之孝其誰不與義勇智
所以行世而武不可黷威名所以張國而勢不可必仁義所以成德最
獲天人之助何謂武不可黷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智至則危累基是也
以古之善用兵者必觀天極究數而止用能保世以滋大如或不然則
殺人之父孤人之子頭顱相屬暴於原野天安得而不厭哉此所以爲
元帥懼也何謂勢不可必今元帥之於中國也有令必行者有令不能
必行者戰必勝攻必取此今必行也因號四方曰爾無叛則今不能必

行也何則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人君不足以自存匹夫可以承帝
業使宋不得而事大金則大金不得有河北也此所以爲元帥懼也何
謂德獲天人之助元帥誠能無驕知勇保守威名黜攻伐之心肥仁義
之德則人心知歸天道必喜此所以樂爲元帥道也抑嘗聞之富人之
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隣人之父亦曰不築且有盜暮而果失盜
富人知其子而疑隣人之父今某之於大金也相距數萬里惟是風馬
牛不相及則其跡踈於隣人之父而元帥左右腹心之臣親於富人之
子某乃飾小說以觸雷霆之怒誠不自量雖然爲宋人解倒懸之命而
爲大金立不拔之基事有相當理有適然何者元帥智勇若是威名若
是大功既立大効已著蒼天在上必不食言然而區區竊有疑者寡君
越在草莽中萬姓摧心折肝號呼叫天而奉使之言乃以金帛爲約如
此則是質寡君以要利也夫人一日無主則皇皇三日無主至旬日無
主則思亂元帥則亂之不恤而寡君之不歸是將大泯其社稷殺其

民人也順人心以致天討者果若是乎語曰下令如流水之源順人心也元帥亦知人心之所歸乎昨南門之下有一老父年且九十餘杖揮淚而言曰我生之初尚及仁宗我生之末乃遇聖君因望行在而顧衆曰今上寬仁似仁宗汝等當以死事吾老無能也今日先死以爲諸公勸城中聞之不問老小無不歔歔流涕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人心如此天意可知元帥豈可不承於天不和於人哉請以兵爲喻矢之不可射遠貫堅者力也所以中的剖微者心也宋固弱也人心已戴七世之仁元帥固強也而人心未洽大金之政以河北論之大金何德之布以懷柔之故此河北人未敢承命若惠及之推官司之所守其誰敢拒大金之命元帥捨此之圖惟利是圖利盡日播而大德浸微河北安所歸哉河北之地號爲奧區茲固不涸之倉不竭之府若鎮撫而有之豈金帛之足云元帥必欲得河北則不可矣大金以宋爲結歡之本在於有禮禮不可無無禮則脫此其所以私憂過計恐宋不得而事大

金也今日宋之存亡權在元帥存亡有二不可不知也百姓之心欲在存宋奸雄之心欲在亡宋宋存則民得而安故曰百姓所欲宋亡則四方蜂起故曰奸雄所利自古取天下者豈全在於耀兵而在定名分今夫天下猶一兔走則百人逐之非一兔可以分爲百名分未定也賣兔於市盜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雖以元帥之強未能有河北者名分已定雖以宋咫尺之檄下河北可也自天地之判限制內外夷夏不雜居兩國不同治考之前史可以爲證而契丹得割全燕而有之耶律有德於石晉而假中國之力也使耶律不挾以石晉之命則天下安知名分之所歸哉故曰爲元帥計莫若親宋元帥其無恃甲兵之衆而有無宋之心宋雖蕞爾綿地四百州安知無豪傑士起於中哉語曰嗷嗷新主之資也豪傑之起非元帥之所敵矣請推明其利害夫宋之所以不敵元帥者何也太平日久民不識兵而大金之兵以軍中爲家馬上爲生而宋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懸望易以奔北是以元

帥驅數萬之衆可以得志中原若豪傑竝起則中國之人亦以軍中爲家馬上爲生所以蜂屯蟻聚各爲報國家之難勢至操戈而逐兔則元帥能橫行於中原乎亦知元帥之不能也當三國鼎峙之時元帥能橫行於中原乎其亦知元帥之不能也蓋游擊者易爲力坐守者難爲功故元帥計莫若按甲休兵無庸有事於民以親宋焉宋於顛覆之際受君之賜報德萬世無有窮已竊恐事出倉猝元帥捨萬世之德而起新主之讐也其爲利害相與萬萬明矣其布衣之士久困太學匹夫之命甚微而一身之徇極寡居此圍城中非有事於宋君也又非守城之人骨肉親戚也然而每念天地之間人爲貴古人斬一木殺一獸猶或不忍況其俱謂之人而相爲屠戮哉竊爲元帥之行慕義無窮是用敢議於軍前伏惟元帥尚以其之言爲可取則願寬文武之怒如或不然則願先斬某以徇

責張邦昌及正書

胡三山

竊觀相公正位非出本心外迫金人兵革之威內念黎元塗炭之苦良不獲已總覽權綱自居攝以來謙虛畏抑命令起居不敢侔於至尊故自士大夫以至閭閻僮僕翕然稱頌皆知相公忠愛之心堅如金石不肯朝北面而事人夕南面而亡之也此有以知相公處富貴崇高聊以從權非固執以爲己有也今虜人已反其國君臣之大義安可一日而廢相公之高明洞達釋然去位宜不爲難第恐姦言熒惑聽謂金人爲可恃謂天位不可失謂自古有亡必有興此皆小人輕慮淺謀但顧目前之利四海豈有一夫不心懷趙氏者自二帝播遷人皆泣血但恨敵國勢強力莫能回所以興滅繼絕報本反始天下正有望於相公若奮發英斷斥去姦言使趙氏之祀已亡而存此伊尹周公盛德之事名與天壤不朽慶流子孫無窮若曲徇小人之言頓失君臣之義則中原干戈相尋無已生靈屠戮何有噍類相公不得已而登大寶恐復使之若是邪今四方勤王之師雲蒸霧集比爲趙氏而來豈肯從公號令閉

門拒之有同兒戲伏望卽降指揮正其名位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於內相公以太宰治事於外特遣大臣往迎康王明以此事播告將士孰不欣然悅服此實天下之盛福相公卓越之殊勲萬世一時者也伏望採擇狂愚而加意焉

見謝給事書

汪龍溪

古之欲以才能見世而卜於大賢君子者有從收器而立於堂下有扣牛角而歌於轅間甚者或掃門拜塵幸一日之眄睐切以爲人之才能譬如金石之有聲芝蘭之有臭其實旣立名則隨之灼然有不可掩者何至爲區區乞憐自苦之態哉然使其屈道伸身邪雖深居簡出牢關固距如水北山人終南捷徑何足補於進退之數如誠誦身伸道其求之者不勤則其告之者不篤其見之者不恭則其與之者不至雖重駢之勞執鞭之辱未害其爲好賢慕善也蓋大賢君子不其從容人主之前自任天下之重咳唾出珠玉叱咤生風雲其勢位益尊則其門牆益

峻門牆益峻則非素侍於左右者終莫得而進焉及去國彌年絕意當世釋事權之纓拂而自遂於逍遙之濱非特一介之賤得以接末光而承餘潤也雖樵夫野叟亦或竝遊而爭席焉當此之時其身之不幸而遇之者幸也故誦身伸道者從焉某自兒童時聞閣下之名如東隅之日雖未赫然經天而溫厚之氣固足以感人也如清濟之流雖不浩然行地而浸潤之功固足以成物也故論者以王佐之材許閣下旣而歎賢士之闕聞南方之學者與中朝之士大夫莫不以得交際爲榮某慨然欲在斯人之列而閣下方任言責某以疵賤之身莫能與也乃者屏跡此方而閣下在焉私自喜幸以爲終身願而不可得者今得承談笑然亦安知天意不以我公少留於此滿願見者之志邪然天下之理莫難於相知之間蓋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至者矣宜陰有相之者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故以牖聞半面而終身不忘家有名士三年而不察者此豈可以久近親疎計哉某於閣下其生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其

任也位之相懸有不可勝言者而又無肺腑之親介紹之先容也果何足以取閣下之知邪然比之三年而不察者則爲不足與夫半面之頃者顧有間矣聽其言而知真僞觀其容而識邪正考其文而見所養亦足以得其麓矣而曰必試之事待之久而後察之者非忠恕之言也故輒干典謁而自託於無能之辭以爲贊焉悚息俟命

答鄭教授論文書

程北山

邇者辱况以書與所爲文六篇且告以讀書業文恨不及古人爲文以示人或過情而譽又恨世之人莫可與言而思先進於是者出其有以警其所未至而猥以見推雖公之嗜學則然而猥以見推與夫稱借之辭皆非所敢當也然講學廢矣古者士相與處於燕閒其所謂切磨之益者爲是故也豈獨師長之任哉然古之所爲講學者行與文而已蓋文之用於世尚矣六經百氏皆文也世之人有以經議文辭判爲是旣其文未旣其實也且六經者義理之所在也文而不根於理河

謂之文哉文固不可以易言之也昔之作者自六經百氏世傳之史方外之書無不讀之而後取舍是非了然於心也採其原撮其英華而摭其實汪洋闊肆充然於內也而後時發於文辭故不詭於聖入之道經世而行遠者皆是物也其粲然者我之文也而資焉者實六經百氏載籍之傳而吾自得者也然而莫見其跡也譬之飲食稻粱膾炙鸞醢菓蔬無不食也所以養其血氣充其體膚者不可以枚數也而渙然漸漬於內盎然浹於吾之身者實飲食之滋也若夫食飯一升則果然如飯者長於背食炙一臠則塊然如炙者隱於面則亦不可以爲人矣非是之謂也故知誦六經百氏歷代載籍之傳以發於文辭者非一日之積粹然之功也是所以貴於學也發而見於行已一也然則文固不可以易言之也觀執事之文如所示書及策問比下蔡縣所記毛內相書似有間矣以歲月求之適數年爾而進之不已如此其未可量也誠愛吾子才質之美於微言細事皆若不苟又嗜學如此旣有意於是從事之

久知其不可以易言之也。斬至於古人之所至而已。其空無有。等吾子之勤。敢以鄙見。陳於前。惟擇之而已。荒憤不文。得一忘十。不能平所談。寡淺尚冀。面款前月所言。文章以氣為主。者非豪舉。怒張高言。急節之謂也。如柳子厚之所云。殆是不次。

與李樞密綱論事書

程北山

其竊以天下多事。取人之路。雖不可不廣。然亦當使君子小人各當其位。不可以艱難多故而遂逆。施倒植也。何謂各當其位。常使君子使人。小人使於人。君子治人。小人治於人。則雖市井屠販之人。鷄鳴狗盜之伎。與夫羣盜大猾。雜處並進而無害也。況今與漢高祖時不同。漢高祖起匹夫。方與豪傑競逐。率天下所用將才。策士。爾不如今立國有天下二百年。所謂聖智之法。適治之具。具在。主上紹業垂統。正當與賢能內維持。紀綱外攘。備寇敵。雖艱難之時。不可失體統也。又況漢高所取皆將之才。世亂無所用。適在市井屠販中。爾非取市井屠販之才。而

假以名位也。至叔孫通所進羣盜。亦皆善戰而已。不使之經體贊治。謀國牧人也。蕭曹雖出刀筆吏。亦賢相之才也。世亂無所用。適在刀筆吏中。爾觀其所立識。大謀遠。又有公天下之心。持身以恭謹。佐治以清淨。有後世名相碩儒之所愧歎。而莫及者。不可一槩論也。某竊憂當國任事之賢。急於事業。廣於搜羅。不究古人之所以。而操其所謂。不遺市井屠販。與夫使貪使過之說。而思之。至取之不精也。事業誠不可緩矣。若使君子小人。不當其位。則適足敗事而已。蓋數十年來。以凶狠犯上。無所顧忌者。為敢為。以刻薄貪躁。夸誕不遜者。為智諳。以居家則持吏短。長為姦利。以致富為吏。則御下如束濕。任喜怒。以騁私者。為才豪。以伺顏色於眉睫之間。射權利角逐之會者。為機警。若此類者。雖小有才。可。以使於人。而不可居師表。一方之任。可以治於人。而不可當承流宣化之地。可使効一官。營一事。而不可使牧養小民。又况過此任乎。蓋使之當一州一州。不安。當一路一路。不安。不惟不安。又不服。天下之人。不安。

不服而求事功之立豈可得也不然極其凶躁之心射利之術則亦至於亂亡而已矣天下赤子罹兵革離亂之餘若又引此曹以臨其上使依勢倚法以肆其毒斯亦不仁之甚矣譬如以蓬爲柱以狼牧羊有傾壓傷殘而已蓋無辜也此區區發不恤緯之心所以強聒而深憂者也願明公無忽淺鄙之思苟以爲是一爲明主精言之亦天下之幸也

上趙樞密昂論恢復書

朱獻靖公

某未嘗有一日灑掃之勞於門下然聽於下風閣下論天下士可以與於斯文者無聞之名氏必在數中以此久欲櫟摭平昔翫散之文因介紹以贊見于下執事復念自勝冠以來妄嘗有意於古人爲已之學回視少作之可愧者雖無揚雄篆刻之工而有其悔誠不願以此自見於當世而况君相憂勞於廟堂之上方總攬羣策率勵衆志以圖恢復尤不當器人於篇什語言之間是以區區所欲効於執事之前者又無因見焉日者天子擢閣下本兵柄又以四路之地東抵河華西包巴蜀外連

隴阪南盡荆漢延袤數千里使閣下一節護諸將節度其進退自大守部刺史有所黜陟遂行不請權任憂責可謂重矣或謂閣下負四海之望當在廟堂調護根本某獨以爲不然頃者有密之臣與其家學進誤國之計謂秦蜀襄沔之得失不足爲吾輕重是以漠然置於度外以至今賴宗廟社稷發寤聖心紕其說不用夫虜人保三秦而分兵亟肆以疲我其意未嘗一日而不在東南使不幸而秦蜀之郊有蟻漏可乘之際則東南將無錯足之地尚何中原之可議也哉使閣下救寧反側綏輯洋渙拊循士大夫東向以揚祖宗之威德遺烈則中興之功猶可以歲月冀此某所以雖有受知門下之幸方以天下之大勢爲憂而不敢致私怨於遠其所依歸也區區管見懷不能已敢不以告于下執事夫身去朝廷而任事于外外有垂涎側目之虜危機交急間不容息內則率勵士大夫各率其職以奔命于邊鄙是以其勢不可以不專其權不可以不重權重而勢專者人主之所甚惡而間言易入人惟無所欲

也人皆求得其所欲而勢有所不獲則失職者衆而讒慝滋多積衆口之讒以投易入之間此天下之危機仁人志士之所深患也君子於此必求同心一德之助使在人主之側啓迪聰明以善其心而無妨功害能之意是以功成而國家可保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吉甫征伐四方而在王所者如張仲以調護於其中夫是以能展四體以徇國而無後患裴度以太原之師討鎮人元稹之徒沮梗於其中是以巨猾逋誅終不能有所立方鋒鏑交於原野而以事機之會有望於朝廷在人主之左右者小有不合於其心則嘖笑俯仰顧眄唯阿之間亦足以敗吾事固不在於堅持力爭然後足以快其私也爲閣下計凡今廷臣有如張仲可爲同心一德之助者願言於上而厚結其意必求有利於國家而無忌乎吾之成功然後吾無內顧之憂而得以悉意於疆場之事今日之慮孰急於此其次莫若宏德義殖忠信以折窮詐極凶之虜世常患懦者之言迂緩而不切於事至觀羊祜陸抗處傾側優攘之勢而雍

容拱揖乃有三代王佐之餘風然後知先王所以得志於天下者必可行於後世而無難古之君子處敵國相傾之間覆人之軍不足以爲武夷人之城不足以爲強惟能秉天下之大義以優柔浸漬乎斯民之心使其欲釋我而不可夫誰與吾敵降及後世以苟爲道凡可以譎敵而得志者雖屠萬乘之衆而獲須臾之安亦泰然爲之秦以區區虎狼之強號爲無敵於天下續息未定而子孫爲戮由此故也是以後之君子於羊陸之事竊有取焉虜人自覆京師橫行中原飲馬於江海之溟猶徜徉四方歉然有所不滿之意雖拓跋耶律之暴不極於此矣善觀天下之勢者必因吾之所短以求出於敵人之所不能爲今日計謂宜按羊陸之規務宏綏御之畧毋必屑屑於功首俘獲之間要使淪陷之民知吾所以從事於兵革者凡以欲拔吾於塗炭而非以爲利使其咆哮吞噬之勢不得逞而索然以儻將不折而自亡是謂日計不足歲計之有餘不可忽也抑又聞之矯枉者必過於直君子之於道求中焉而已

矣苟有意於矯是亦未免乎私也往者西師之失正坐自詭大功之必
成是以自今觀之不能無夸大之過今若懲既往之失過自貶損恐精
彩銷伏而士氣不振君子之向慕於是人也惟恐其無成功是以不勝
過計之憂閣下幸留聽或有取一二焉朱文公曰聖賢之教放至而
奔騰變者渾洽流轉頃刻萬變不可名狀人亦少能及之然公未嘗以
是而自喜一日嘗然觀而歎曰是則昌矣如去道愈遠何則又發憤抑
與夫一而諸君子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斯固家與亡理之機
也事業如頌長沙

答張定夫戒書

汪文定公

蒙頒示舊作四篇至言與旨皆自得之後學之所未聞幸甚幸甚其
間鄙拙之見猶有不能無疑者敢試言之以求教於執事聞之聖人之
教有小學有大學若周官所謂六藝亦書所謂胡安定教人以史事知
兵與水利象數等事者小學也若中車府大學之所謂者大學也學無大
小之分小學蓋所以爲大學也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又曰

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平使局於一技而無知新上達之功則不免
於藝成而下致遠而泥矣後世學者高談微妙而闢畧名數度越繩墨
蕩然無所執守枵然不適於用若此者非特不知小學亦非所以爲大
學也以刑名法術名其家以章句訓詁傳其徒陋而無法博而寡要若
此者非特不知大學亦非所以爲小學也以此論之學無小大之分知
其一則萬事畢否則兩失之矣自秦漢而下至二程先生始能發明微
言使學者知本末不二體用一源而聖人之書始可得而讀其有功於
道甚大來教以謂荀揚王韓固非其比此可以爲定論也而猶謂其道
則是也其教人者非也竊謂學者學此教者教此而已不應於道之外
又別有以教人也沈涵漸漬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則雖不責之重禁之
切而人自歸於善矣彼其詐僞者非也以此治經以此讀書以此作文
何不可之有彼其自處於卑陋者亦非也胡安定之學晚進不能知其
詳抑其止於此乎或又有所謂知新上達之功乎此則未敢以輕論也

與朱元晦書一

汪文定公

蒙以延平先生銘文見屬自顧不腆何足以發明道學之懿所幸元晦論次皆已詳備庶幾有所證爾福唐又早奔走祈請殊未害足朝夕廩廩不知所措奈何奈何有以教督良幸魏公再往淮上其意必有不可得而聞者第合堂同席一東一西不知如此做得否令人念念不已竊聞元晦他日必再到延年儻因而下顧莫大之幸

丞相云嘗作書相招又以堂帖促行蓋自得上已手帖後寂無詞音不知君子之行止如何朝夕勤仰夏暑雨蒸惟德履禔福元晦當一來似無可疑若既到之後或有未安又在我矣要之自處既盡然後可無愧於道也願以此道為準不必過為疑慮踈拙最亡補猶覲未罪去間或得瞻見於此以展發所欲言爾

新安文獻志卷八

甲集

新安文獻志卷九

甲集

書

答程成甫書

朱文公

熹服膺二先生之教有年矣雖幸得誦其詩讀其書然猶以未得識其子孫為恨茲乃辱書欣感無量且承敘述世次行治之詳使得聞之又歎大賢之後中間留落不偶至於如此甚者遂至淪陷隔絕而無聞獨幸賢者於此乃能守其門戶而不失其問學之傳猶足以自慰也今郡博士又能屈致以為學校之重其所以望於賢者豈不欲其服先生之服誦先生之言行先生之行以警動其學者而勉勵之哉荷意之勤敢申其說以致區區之意惟左右者念之

與程允夫書

朱文公

往年誤欲作文近年頗覺非力所及遂已罷去不復留情其間頗覺省事講學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畧窺門戶而疾病乘之未知終得從事於

斯否爾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沈
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為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爾示喻蘇程之學愚意
二家之說不可同日而語黃門議論所守僅賢其兄以為顏子以來一
人而已恐未然頃因讀孟子見其所說到緊要處便差了養氣一章尤
無倫理觀此想淵源來歷不甚深也正蒙建陽舊有本近來久不曾見
俟病少間當為尋問也然此書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
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
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雜博却不濟事無收拾也若果
於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語自無功夫看得矣
近集諸公孟子說為一書已就彙又為詩集傳方了國風小雅二書皆
頗可觀或有益於初學恨不令吾弟見之又恨相去稍遠不能得吾弟
來相助成之也程君允夫文公先生之內弟也嘗為著尊德性齋銘者
家問諱諱尤極忠愛君子片言隻辭皆足觀感如此雍
直親愛彌篤世之人同氣且不相恤况其疎者哉觀者亦可自反矣

與汪伯虞書

朱文公

正月十一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伯虞茂才鄉文執事熹之外家於門
下有姻婭之好而執事丈人行也又客閩中未獲一見獨幸從親故間
講聞聲譽之美差以自慰茲承不彼遠致長書禮意既隆而所以稱道
期許之者又過其實熹不敢當也示諭尚書金公名堂之意俾得贊一
詞焉幸甚幸甚金公亦先友也熹頃歲嘗獲拜之臨安俯仰十有七年
矣三復來誨若復得聖見其衣冠而聞其警效者甚矣金公之厚於執
事而所以相告者之切而當也邕州使君往見張荊州呂著作皆稱其
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者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餘也顧二公
之意所以望於執事皆非他人所能與獨在明者精擇而力行之爾况
如意之淺陋其又將何以辱其禮命之勤哉加以拙疎乍親吏事公私
倥傯日不暇給尤覺荒遊不能一吐胷中所欲言者因風敬謝先辱且

後汪伯虞書

朱文公

每

夕僕得脫此羈馬歸臥田間呻吟之暇乃當有以報執事爾惠墨其富且珍未有以報此間石刻各往一通幸視至未有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慰此願言不宣

答汪太初書

朱文公

四月八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汪君太初茂材足下熹於足下雖得幸問土壤而自先世流落閩中以故少得從故里之賢人君子遊顧其心未嘗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也屬隨宦牒來官廬阜同郡諸生間有肯相過者而足下乃以手書先之三復誨諭喜幸無窮又承示以文編益欽德學之盛而恨其未得少奉從容也然間嘗竊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靈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傲幸於一見此物以為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為是非要妙特可以炫耀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

志於學則汎然無所執持而初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則未有不惰於此者也熹之病此久矣而未知所以反之蓋嘗深為康胡二君言之而復敢以為左右之獻不識高明以為然否抑嘗聞之學之雜者似博其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則不流於雜而不揜於陋也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而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考者然也足下其試思之未即會晤惟進學自愛為禱

答程泰之書

朱文公

熹昨聞禹貢之書已有奏篇轉借累年乃得其全猶恨繪事易差間有難考究處近乃得溫陵印本披圖按說如指諸掌幸甚幸甚此書之傳為有益於學者但頃在南康兩年其地宜在彭蠡九江東陵敷淺原之間而考其山川形勢之實殊不相應因考諸說疑晁氏九江東陵之說以為洞庭巴陵者為可信蓋江流自澧而東即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東也若謂九江即今江州之地即其下少東便合彭蠡之口不應

言至東陵然後東迤北會于匯也晁氏所論敷淺原者亦有理而未盡
蓋詳經文敷淺原合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疑卽今廬阜但無明文可
考爾德安縣敷陽山在廬山之西南故謂之敷陽非以其地卽爲敷淺
原也若如舊說正以敷陽爲敷淺原則此山甚小又非山脉盡處若遂
如晁氏之說以爲江入海處則合是今京口所過之水又不但九江而
已也若以衡山東北盡處而言卽爲廬阜無疑蓋自岷山東南至衡山
又自衡山東北而至此則九江之原出於此三山之北者皆合於洞庭
而注於岷江故自衡山而至此者必過九江也此以地勢考之妄謂如
此不審參以他書其合否又如何但著書者多是臆度未必身到足歷
故其說亦難盡據未必如今日見之親切著明爾閣下向者固嘗經行
而留意之久記覽之富其必有以質之故敢輒獻所疑伏惟有以教之
幸也

答滕德粹書

朱文公

僕與足下雖幸獲同土壤而自先世已去鄉井中間才得一歸掃丘墓
省族姻今又二十餘年以故於鄉里後來之秀少所接識計其不相存
錄亦已久矣而昆仲方獨惠然枉書道說過盛非所敢當然所論爲學
之意則正區區所望於鄉人者甚幸甚幸夫學者患不知其所歸趣與
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徘徊岐路而不能得所從入今足下旣知程氏
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老之殊歸皆
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爾復何疑而千里以問於僕之不能邪
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旣未能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然竝進而不
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於茫然無得之歎爾足下誠
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而尾日之所玩不
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
則漸涵之久心定理明而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
程氏之所以教尤以爲先足下不以愚言爲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因風

寓謝他未暇及昆仲書無異指故不復別致幸察

答汪叔耕書

朱文公

十月二十三日熹扣首啓叔耕茂材鄉友辱書并示詩文論說甚富三復不置足以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而所以用力於詞章者又若是其博而篤也顧惟衰晚於道既無所聞不足以堪見予之意而少日麤親筆研終不能窺作者藩籬且自覺其初無補於身世遂用絕意棄去不爲今數十年矣又無以知所論之中失而上下其說也然私竊計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彜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邪至於文詞一小伎爾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

不厭邪疋下志尚高遠才氣明快過人遠甚而所以學者果足以副其天資之美熹竊惜之又念其所以見予之厚而不忍忘也不敢不盡其愚足下試一思之果能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探討之方固自有次第矣請繼今以言人還姑此爲報向寒千萬以時爲親自愛不宣

與祝直清書

朱文公

熹頓首直清賢表解元昨還里中屢獲請見撫存教誨恩愛甚厚別來切記尊候萬福熹侍旁幸遣不足煩遠念屏跡閉門讀書有可樂者恨莫與之同爾近視太叔翁發至論孟訓釋看得程氏之理透徹涵泳其間多有好處頗合鄙意內疑惑未敢據所見俟榮旋討論且留之恨此中前輩寥寥幸得古田林擇之邀至家館教塾塾二人其見明切近得湖南張魏公子欽夫者一二文字觀所見正當儘有發明欲往見相與講釋所疑而十有餘年道學不明士之陋於耳聞目見無以知道入德其識趣往往如此然世衰道微邪說肆行而莫之禁士夫心術安得而

不日趨於壞大抵為學是自己分上事孟子謂歸而求之有餘師是也
附去二程先生語錄詳備可觀但患人之不讀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
熟脫然自有知處人能勉勵學古人著工夫把做一件事深思力行不
患不到聖賢之域兩年來集得孟子說彙成或有益於初學後當錄一
本去未由相見千萬保愛老母道意閣中郎姪一一佳勝奉狀不宣

答程傳之書

朱文公

熹與足下為同郡人然彼此未相識面而足下以書先之此意厚矣夫
佛老之言不得以道名足下之說是也至於吾之所謂道與其所以求
之之方則足下之言有畧而未究其蘊者無從而講臨風悵然異時因
來有以見語千萬甚望過此則有非衰拙之所敢知者不知所以報也
又答傳之子次卿書示存心之說此固為學之本然來喻又有所謂
有是事必有是理者不知又何從而察之邪若如所謂當應事然後思
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
之則又陷於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竊意用力之久必有說以
處此矣幸明告
我得以及復之

答孫吉甫書

朱文公

德粹之來遠辱惠書雖未識面然足以知賢者之志矣所喻氣質過剛
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
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爾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
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欲救其偏
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中也故古人之學雖莫急於自修而讀書講學
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道體之全而審其是非邪正之端
也未由相見幸且勉力

答汪會之書

朱文公

所寄大學愧煩刊刻跋語尤見留意于聖相傳門戶路徑不過如此前
世儒者未嘗熟讀而深求其意故所以為學者不知出此而墮於記誦
文詞之末其好高者又轉而入於老子釋氏之門此道之所以不明不
行而人才少風俗衰也但今雖幸畧窺大旨然循其序而實用力焉亦

恨未能到得古人地位所以每欲推之以語同志而求其輔仁之助於
今乃得吾會之於中表間豈不幸甚更願益深考之而實從事焉使其
次第功程日有可見之驗則其進步自不能已矣

答汪次山書

朱文公

別楮誨喻良荷不鄙已託德和弟布曲折矣千萬千萬周禮文字此所
無有今郎今幾何年矣他經何所不治而必為此何哉大凡治經之法
且先熟讀正經次則參考註疏至於禮樂制度名數註疏得之尤多不
知今郎曾如此下工夫否若資質太段警悟亦須着下三年工夫於此
自然精熟貫穿何待他求彼學成而名顯者豈必皆有異書乎今人欲
速每事必求一捷徑不肯安心循序下實工夫爲此所悞一事不成者
多矣不可不自悟也愚陋無所知於此嘗究心焉頗見利病如此敢以
布聞稱塞厚意他不能有益於左右徒以爲愧爾吾宗與朱子世聯姻
濫乎辭表四友堂記已家其請而明經之訓所獲多矣正人許蓋真傳
爲百世師法瞻者尚興起焉從叔仲高家流此本論二百年作襲以傳

名自世可也至正戊子七月丙戌後學汪澤
氏謹識○二帖謂此與求作四友堂記帖也

答詹帥體仁請罷諸書侵梓書

朱文公

熹向蒙下喻欲見諸經鄙說初意淺陋不足薦聞但謂庶幾因此可以
求教故即寫呈不敢自匿然亦自知其間必有乖繆以失聖賢本指誤
學者眼目處故嘗布懇乞勿示人區區此意非但爲一時謙遜之美而
已也不謂誠意不積不能動人今辱垂喻乃聞已遂刊刻聞之惘然繼
以驚懼向若預知遣人鈔錄之意已出於此則其不敢承命固已久矣
見事之晚雖悔莫追竊惟此事利害如前所陳所繫已不細矣又况賤
跡方以虛聲橫遭口語玷黜之禍上及前賢爲熹之計政使深自悔匿
尚恐未能免禍今侍郎丈乃以見愛之深衛道之切不暇以消息盈虛
之理推之至於刻畫其書流布遠近若將以是與之較強弱爭勝負者
熹恐其未能有補於世教而適以重不敏之罪且於門下亦或未免分
朋樹黨之譏蓋未論東京禁錮白馬清流之禍而近世程伯禹洪慶善

之事亦可鑒矣豈可遽謂今之君子不能為前日之一德大臣邪况所
說經固有嫌於時事而不能避忌者指為訕上而加以刑誅亦何不可
乎去歲建昌學官偶為刻舊作感興詩遂為諸生註釋以為謗讟而納
之臺諫此教官者幾與林子方俱被論列此尤近事之明鏡雖若無足
畏避然亦何苦而直觸此姦慝之鋒邪欲布愚懇便乞寢罷其事又恐
已興工役用過官錢不可自已熹今有公狀申使府欲墮書押入案收
索焚毀其已用過工費仍乞示下實數熹雖貧破產還納所不辭也如
其不然此輩決不但已一身目前利害初不足道正恐以是反為此道
無窮之害爾切乞更入思慮不憚速改千萬幸甚德慶刊本重蒙序引
之賜尤以悚仄此書比今本所爭不多但緊切處多不滿意爾序中
所用善學聖賢之語極有意味但今日紛紛本非為程氏發但承望風
肯視其人之所在而攻之爾若此人稍尚清虛則拜攻老子幸修齋戒
則兼讀釋迦會讀三經字說則攻王氏曾讀權書衡論則斥三蘇忌室

色下以亦何嘗有定論而可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但不察此而欲力與
之爭則必反以激成其勢而益堅其說或遂直為道學之害亦不為難
此尤不可不慮爾附與楊教授書熹忝為長吏於此而使同官問學錢
下本心豈容自辨又况孤危之蹤無故常招唇吻今乃自作
說者得以為的而射之不在其咄嗚使人厭聞甚或
不遠之鑿非亦非難事政如頃年魏安行刻程尚書論語乃至坐臧論此
鄉黨宗族而執事者豈不怪笑其被毀者豈不怨怒此又使熹重得罪於
意迫切不得不力懇於左右幸辱照一言罷之語其不相使熹亦甚矣愚
私錢奉贖毀去而其已置之版却得面議別刻一書以成仁者開廣道
循之意自不失為善事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復表兄朱元晦編修書

程克菴

洵拜覆至孝編修表兄坐前洵去歲在祁門奉起居狀初不知表伯母
恭人之訃既歸拜所賜教乃聞鍾此酷罰驚呼失聲不能自已惟淑德
懿範表儀閨闈奄棄榮養孰不驚歎矧中表子姪姻親契分之厚者其
悼惻之情宜何如邪伏惟天性之重於孝敬嬰此大故悲慟奈何來書

之事亦可鑒矣豈可遽謂今之君子不能為前日之一德大臣邪况所說經固有嫌於時事而不能避忌者指為訕上而加以刑誅亦何不可乎去歲建昌學官偶為刻舊作感興詩遂為諸生註釋以為謗讟而納之臺諫此教官者幾與林子方俱被論列此尤近事之明鏡雖若無足畏避然亦何苦而直觸此姦慝之鋒邪欲布愚懇便乞寢罷其事又恐已興工役用過官錢不可自已熹今有公狀申使府欲墾書押入案收索焚毀其已用過工費仍乞示下實數熹雖貧破產還納所不辭也如其不然此輩決不但已一身目前利害初不足道正恐以是反為此道無窮之害爾切乞更入思慮不憚速改千萬幸其德慶刊本重蒙序引之賜尤以悚仄此書比今本所爭不多但緊切處多不滿人意爾序中所用善學聖賢之語極有意味但今日紛紛本非為程氏發但承望風旨視其人之所在而攻之爾若此人稍尚清虛則拜攻老子幸修齊成則亦試釋加會讀三經字說則攻王氏曾讀權書論則斥三蘇心室

色市彼亦何嘗有定論而可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但不察此而欲力與之爭則必反以激成其勢而益堅其說或遂真為道學之害亦不為難此尤不可不慮爾附與楊教授書熹忝為長吏於此而使同官用學錢之說雖非本心豈容自辨又况孤危之蹤無故常招唇吻今乃自作緝以成罪亦非難事得以為的而射之不在此其秋喧喧聒聒使人厭聞甚或不遠之鑿近聞發源有人刻熹西銘等說方此移書論語乃至坐臧論此白為此彼之聞者豈不怪笑其被毀者豈不怨怒此又使熹重得罪於鄉黨宗族而執事者反謂其謬為謙遜不情之語其不相察亦甚矣愚意迫切不得不力懇於左右幸辱照一言罷之書已刻者熹請得以私錢奉贖毀去而其已置之版却得面議別刻一書以成仁者闢廣道術之意自不失為善事不審尊意以為何如

復表兄朱元晦編修書

程克菴

洵拜覆至孝編修表兄坐前洵去歲在祁門奉起居狀初不知表伯母恭人之訃既歸拜所賜教乃聞鍾此酷罰驚呼失聲不能自已惟淑德懿範表儀闈闈奄棄榮養孰不驚歎矧中表子姪姻親契分之厚者其悼惻之情宜何如邪伏惟天性之重於孝敬嬰此大故悲慟奈何來書

言家世南來八人今無存者讀之使人感歎不已洵不肖常恨之生也
後不逮事王父嘗見祖母及先君爲言朱程二家昔日中外往來之好
鄉閭莫及自先表伯赴官閩中遭時多故因家於建於是骨肉始有南
北之異自茲睽間垂五十年中間人事變遷如霧如電有不可勝言者
今兩家所存當時之人惟祖母幸無恙每爲洵言此未嘗不流涕太息
也祖母八十四矣視聽幸不甚衰飲啖亦健但屢經憂患子孫未有以
少慰其意者前日聞表伯母之喪感涕不已蓋人暮年值此逆境其傷
今思昔之情固宜倍於他人也今歲不欲遠出侍下以劉丞堅相挽不
得已復爲此來二月初到此初欲此月未畧歸偶劉丞檄出建寧鞫獄
須其歸乃告次第尚在閏月末也來書見教委曲詳盡皆至當之論敢
不服膺又蒙寄以程氏遺書大慰所望蓋洵前此所見惟建陽舊刻必
明集河岳夫子書及大全語錄此數者顛倒錯繆大全爲甚今兄所編
雖中間尚有闕疑者然大畧已有餘不紊矣兄之有功於程氏甚大而

洵拜死所賜甚厚也洵本欲辦少奠禮以表區區偶劉丞行速姑寓此
紙託附便至餘俟中夏還家當奉狀裏事聞在去冬計已畢矣路遠不
能助執紼申一慟之哀何悵恨如之四月二十日表弟洵拜覆

上周益公書

程克菴

洵新安書生也少時不自料妄有意於祿仕因業進士求之授經之暇
則取所謂時文者嘯嘯誦習而學焉然非其好也間獨取河南程氏眉
山蘇氏之書讀之則心開目明聳然增敬恍然若與數先生者對於卷
中而親聞警效也久之今秘閣修撰朱公自七閩還一見以爲可教因
勉使成就朱公於洵外兄也其見愛甚篤而所以啓迪之者亦甚力然
洵天分自卑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終不足以進於聖賢之域而所謂
進士業者又益荒唐自志士言之棄去不復爲而一意學問可也而洵
恐窮不固又不能然蓋行年五十而後以累舉得一官主衡之衡陽簿
抗塵走俗人莫知者會故奉常屬劉侯自常州移守衡洵以縣吏見劉

侯見其容貌枯槁無所象似命坐問曰子所遺吾書自爲之邪抑倩人
也洵對曰自爲之也劉侯領之他日又召與語乃大異之曰子吾黨也
自是每趨府議公事竟往往延入便齋相與講所疑上自聖賢精義致
用之要下至今屬辭此事之旨無所不及風晨月夕盃酒流行則又
更倡迭和以寫其樂不以屬吏遇也洵何足以辱侯之知如此無乃亦
以朱公故邪居二年侯得請奉祠去洵亦解官北歸聲聞遂不相接洵
請流內銓閱缺榜適此州錄事乏人卽自占署意將復從侯於此也又
明年乃聞侯以疾不起洵棲遲田間亦五易寒暑而後造官嗟侯之不
復見爲之戚然以悲移日而不能止屬者側聞明公被命移鎮上章力
辭將弭節里中待報則又躍然以喜夫以天子之宰位貌尊重號禮絕
百僚而參軍古所謂居百僚底者貴賤懸絕如此蹤跡何由輒聞於鈞
聽而洵心獨喜者非特一世宗工三朝元老得以瞻望儀刑慰平生敬
慕之心抑聞朱劉二君子皆明公異時屈輩行與之交者斯文之統盟

善類之宗主於是乎在而洵也乃以薄官故獲從門下士竊聞議論風
旨之一二豈不甚幸也哉豈非甚可喜也哉今其來也非事造請抑其
志固有所在也洵早好爲文而才氣卑弱不能自拔於流俗無足爲明
公言者顧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輒復繕寫一通以獻伏惟明公功業之
盛旣追蹤韓富而道德文章之妙亦儷美程蘇燕居之暇試一觀焉就
使無取亦足以見其窮不易業老猶能學也干冒鈞嚴以愧以懼庸且
直孺序曰克菴文簡而深粹而雅優游恬淡
而無畢露之華蓋其淵源之出有自來矣

辭晦菴朱侍講書

注柳塘

莘讀史至有國家者曩敵讎隙生于父子兄弟之間未嘗不爲之傷心
以至流涕也曰嗟乎父子兄弟天倫之最切者也其休戚之淺深慘舒
之大小每與天地鬼神相爲感動而况人乎側觀今日之事有可爲傷
心者哉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爲也先生勸講經筵實居師保之職前
日責在大臣今日責分先生矣財不待先生而富兵不待先生而強惟

主上父子之間諸公所不能濟者待先生而濟先生道大而德粹才高而義精其必有以處此惜乎非莘之所得聞也雖然徐平其為主上感動之實而汲汲乎其為泰安之居恐不可得而遂也憚於為父子深愛之本而利於為體貌臣工之末以是為治未有能久者也莘平生聞先生之風慕悅之父母如也尊敬之神明如也想像願見而不獲者凡二十年具有本末以二十年尊敬慕悅想像之心幸而一旦天與獲見之便豈欲以背時之言撓其親而慢其神哉誠以言行素高者流俗所忌向用頌隆則窺伺滋甚自頃諸人以道學為口實牙相磨吻相鼓加之時事多艱則名節難全端倪多變則機會易失今日之事先生建明稍緩切恐言者已伺其後是非特不能為天下學道者之地亦不能為後世學道者之地矣主上發明詔設優賞以待言者莘志不在焉大不能了莘性命小不能救莘饑寒所為來上封事拳拳惟以主上父子之間為務非敢輕也始為之疑而終為之不必疑始為之畏而終於無可

畏躊躇四顧而慮之甚周其言之甚明其施之必效諸公視之以為背時之論莫有能舉而行之者是以徘徊京都日夜待先生至不同流俗不避權要建明於羣昏之中鼓動於皆醉之際言眾人之所不敢言辨眾人之所不能辨然後先生素履之志可不諭而乎經綸之業可次第而舉莘所上封事所論主上父子間與夫民窮吏污之弊既已獻諸先生矣先生嘗諭之曰所論過宮事甚好當說與諸公今治行西歸敢復以告此所謂先生事也先生責也於莘何有哉冒瀆師嚴無任激切恐懼之至

見張南軒先生書

王雙溪

炎聞少事長賤事責不肖事賢有願見之心不可有亟見之意外不失人內不失已然後其道兩盡是故學者謹之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古人於去就之際有義以權之禮以為節也炎幼而學學而仕非為道也而出於為貧是故浮沉於下位不敢求當世君子之知而敷文劉公惠然

顧之衆人之中引而進之炎之所以事劉公者有公事而無私請劉公亦察其粗能安於分義也而以不肖之名聞於下執事執事者以劉公之言爲信以炎爲可教也亦引而進之炎於是踴躍一來其意以爲學問而非敢有他求也炎嘗聞學聖人之道若顏子曾子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孟子之後道之正統絕而不傳由漢以來士非不學而所以學者不以章句而以言語文章章句之學膠於陳言而不知古人之用心其以言語文章爲重者亦未能入聖人之門而窺見其奧也今世論道學之傳學者往往曰自孟子之後漢有揚氏唐有韓氏然揚子以言語求道韓子以文章求道惟以言語求道故爲法言曰吾以擬論語也爲太玄曰吾以準易也無西子之美而效其頰亦增其醜而已矣惟以文章求道故爲之說曰易奇詩葩盤詰聱牙而春秋謹嚴與莊騷太史一槩論之六經之旨晦矣且言語非不可以求道而道則非言文章非不可以求道而道則非文何者不落其華不探其實也炎之所

謂學者不過舉子事業云爾言語之辨也文章之工也而其技極矣道則未之有見也夫易始於伏羲明於文王書始於堯舜詩始於商周而春秋筆削於夫子方其未有易書詩春秋也而禹臯陶伊周之徒其學何從得之數君子者爲聖爲賢靜而正心誠意動而開物成務天下之故不能眩其所見之明成敗死生不能搖其所立之固也則其學固有超乎言語文章之外而得之心傳默授者炎反而求之心索之以思茫然其未有得也故願見先生而請益焉炎以爲學道者其始必有所傳而其終有以自得之有所傳者學之方而自得之者其至也孟子之學傳於子思子思傳之曾子曾子則親見聖人而師之一貫之妙夫子不以語門弟子雖賜之達不與也而獨以告曾子曾子曰唯一唯之外曾不容聲而門人問焉乃以忠恕語之忠恕非一也非一則曷爲語之忠恕非一而可以入道故也子思之所傳者忠恕爾曰中庸曰至誠子思有以自得之孟子之所傳者中庸爾曰盡心曰養性孟子有以自得之

故曰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逢其原而自得實難其入有門則其初不可無傳也蓋自孟子之後道之正統絕而不傳二程先生鳴道於伊洛之間則道之正統絕而復傳今世語伊洛之學者非無其人然其下者不見於踐履其高者未免於差也夫不見於踐履則言遠而旨近似達而實蔽而不免於差則將以明道適以害道而已矣先生之學其傳之也得其宗其行也力其守也篤其自信也堅此今世學者之指南也語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謹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夫學者於其所見毫釐有所必計懼其差也故必即有道者正之况未有所見者而可無以發其矚矚乎炎爲舉子時迫於伏臘之不給甘旨之無以奉親也而假館於他人之門得學之功十三及出而爲吏雖不敢一日捨學而嬉然有公家之事食其食亦不敢苟也而得學之功十一今將挈其孥以歸杜門却掃於歙山之陽早作夜寐以求增益其所未能策勵其所不逮是故願一見先生以發藥其愚夫隳括多枉木不然

則直良醫多病夫不然則不彥聖賢之門來者無絕法也先生以爲可教而教之則幸矣論十篇以爲贊固以占其是非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之道四海之所尊仰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先生肯賜之教誨之言炎不敢不奉以周旋也于冒台嚴不勝悚懼

與朱元晦先生論諒闇中開講書

王雙溪

炎近讀邸報伏見八月八日旨揮增置講讀官且於中旬擇日開講夫始初清明崇尚儒學以輔聖德此固帝王之盛美然擇日開講則炎竊有疑焉且三年之喪三代之達禮也二十七日而公除後世之權制也其意蓋曰軍國之務不可以不躬自聽斷則公除而蒞政亦勢有不得已焉爾服釋於外哀存於內則禮之節文雖變而禮之情實未泯也古禮不復可見其詳矣記曰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夫大功之視衰麻其情有降殺故服有等差而記又謂大功廢業又曰大功誦可也可以誦不可以議大功且然况衰麻之至戚乎居喪未

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左右講讀之官以備顧問喪祭之禮欲得其詳每事問焉可也一日萬幾不得已而親事於法宮之中聽斷有疑時以訪焉可也大行至尊壽皇梓宮在殯復土未有定期而開講於清閒之燕炎為是有疑焉三代之禮固無所考漢唐之事亦不足證未審祖宗典故有是乎炎晚生何足以議禮然待制鄉邦之先進後學宗之且處經幄之長炎為是有請焉乞賜垂教以開釋所疑幸甚

世傳雙溪與朱文公不合未見

所出考雙溪集有與文公論諒閣開講事文公集無答書豈即謂此邪

程尊已

前輩謂讀書要識聖賢氣象其謂讀尚書亦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後則多臣戒君爾禹臯戒君儆於未然辭亦不費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正救之如太甲高宗彤日旅獒等篇且反覆詳至不憚辭費矣殷與亳戰于甘以天子之尊統六師與一強諸侯對敵前此未聞也湯之伐夏自湯誓湯誥外未嘗數桀之惡且有慙德武

王伐紂則有恭誓牧誓武成凡五篇歷歷陳布惟恐紂惡不白已心不明畧無回護意矣伊尹諫太甲不從而放之前此無是也使無尹之志則去鬻拳無幾然太甲天資力量遠過成王太甲悔悟尹遂可以告歸周公則讒疑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敢去國又切切挽召公同心輔佐用力何其艱也堯以大物授舜舜以大物授禹此豈細事而天下怙然無異辭盤庚以圯于耿而遷國本欲安利萬民而臣民謹諱至勤三篇訓諭而僅濟然盤庚猶可也周之區處商民自大誥以後畢命以前藥石之飲食之一以為龍蛇一以為赤子更三紀之久君臣共以為國家至大至重之事幸而訖於無虞視堯舜區處苗頑又何其甚暇而甚勞也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明刑何至呂刑之騰口降是而魯秦二誓竟取於經而王迹熄霸圖兆矣世變有隆污風俗有厚薄故應如此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讀書者其可苟乎哉

新安文獻志卷九

甲集



新安文獻志卷十

甲集

書

與史丞相彌遠書

程端明

近日淮北之事明公亦盡知之乎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
 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此前史所記殷浩山桑之敗也而今日又甚
 焉乃者壽陽之役叛兵執賣主將官軍民兵互相屠害或降虜或潰歸
 逃亡紛紜百里不絕隻輪尺鐵不及淮南紹興器用至是殲焉今兩淮
 騷動勢搖長江矣而公議籍籍以爲朝廷尚多壅蔽凡所奏請沮抑不
 下嗚乎此爲何時而猶有如議者之云云乎四月二十五日火星如甕
 墜於建康六月四日黑氣圍日日沒乃散天之示變不小矣天變見於
 上人心離於下而朝廷不知徃古危亡之監復有甚於此者乎明公忠
 義奮發對越三靈而左右壅蔽其聰明陷明公於萬世之罪人者明公
 不知也今天下利害所當施置罷行者人皆能言之所患者在於其言

未必上聞聞之未必下行爾是故不暇縷數其事獨願片去左右屏微
壅蔽四方章奏即為敷陳將帥之有功者以公議賞之不可以無關節
而不行至於逗遛不進懷姦誤國專事苞苴今悉敗露者則以公議優
之不可以有關節而輒已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言無偏聽無私暱如
此則上下流通人心思奮易禍為福亦友掌爾如是而猶無成焉則明
公忠誼之心亦有辭於天下矣前日之誤明公者固已無及今日顧堪
再誤邪世之士大夫號為強有力者以官爵之故無敢吐氣而其下者
又懼罪而不言區區愚意憂國愛君之心昧冒為言者先焉惟明公重
圖之按此書謂淮北之事如前史所記殷浩山桑之敗壽陽之役叛兵
義李福作亂逐制置使姚弋仲八月時忠義張惠執知軍事彭惟降
金蓋指此也吾謂虛谷方公稱謂端明此于彌遠與廢立之事而此書
乃公斥其非且謂左右陷明公為萬世之罪人與前日之誤明公者固
已無及今日顧堪再誤等語其言樂然如芥鉞無一毫阿私之意是豈
乘時傲利而不顧大義者哉又考史明年端明出知建寧府則其邪正
向背之迹亦有不可掩者蓋寧宗立理宗為皇子詔書實端明所草理
宗即位首擢端明為講官故虛谷疑之而宋史據之誠有如端明之所
謂無遠受辱者矣虛谷又嘗著宋季諸臣小傳東山趙先生端明之

出于忿嫉則其所以書
端明者豈足深據哉

蒲圻回葉殿院論錢會書

陳志問

竊見近年稱提有以日增一文為說者有以月中陌百為說者有以易
十九界會為說者有以鑄當十錢為說者何其如是之紛紛也就其中
而優劣之惟鑄錢之說為近蓋自作備於易楮而貽禍於折陌前人一
悞後人再悞四十餘年之間言楮而不言錢此錢所以日耗而楮所以
日輕也何以言之今日之錢莫甚於闌出之禁鈔銷次之藏錢又次之
藏之錢猶在也特出之無術爾若鈔銷之家一郡一邑有之一市一鎮
有之工於此食於此者不知其幾日夜造作無非耗錢以為器以東南
一監鑄之而東南百千萬家銷之者日計不足銷之者月計有餘
端平間達來犯邊兩淮鉄錢如山如阜今經幾年而耗於冶者殆盡以
此知鈔銷之為害也不淺矣而闌出又甚焉且浙西之錢泄於浙東至
浙東而泄於海矣江東之錢泄於江西江西之錢泄於福建至福建而

泄於海矣湖北之錢泄於湖南湖南之錢泄於東廣至東廣而泄於海矣闌出之不禁而漏卮之難塞錢之耗莫甚於此慶勉前二年仕東廣見民間之交易雖千緡無非錢官司之輸給雖萬緡無非錢故嘗以爲天下之楮偏聚於江浙而所以救江浙之楮者當提之以錢天下之錢偏聚於二廣而所以幹二廣之錢者當疏之以楮其說嘗數陳而獻之先生矣是時東廣大交一緡易錢三百今不知易錢幾何矣僕去年至下鄂見大交一緡易錢二百五十今年至上岳見大交一緡易錢一百八十聞之湖南下至一百五十他非見聞所親者不敢言也然湖陰一路大率不過爲陌二百文而已夫以二三年之間自三百而下至二百自二百而下至百五十是豈稱提之說上不申明而下不奉行也哉然左之而民不信右之而民不信蓋無一官以專其事朝行而暮不守前倡而後不和其信愈疾其楮愈輕故嘗以爲今日之稱提不可均於一說惟當擗置一官以新天下之耳目重之以責委之以權任之以久俾

之朝夕以思之日夜以訪之某路當行出錢之說某路當申藏錢之禁某路當用錢會中半之說隨其病而用其方因其俗而爲之術錢於何而泄必思所以戢其泄錢於何而銷必思所以禁其銷由是而推之某處錢監可復某處銅坑可采搜天下之銅錫以雜鑄爲當二當三當五之大錢凡沿海之諸郡許用大錢而不許用小錢許用新錢而不許用舊錢蓋南番之寶者小錢爾而大錢彼所不寶也所寶者國家銀銅之錢爾而銅錫之錢彼所不寶也以彼所寶者幹之於內郡以彼所不寶者用之於沿海重爲賞罰以嚴其禁多爲防閑以遏其泄又由是而推之淮之淮交湖之湖交與吾十七界小交皆當有所區處蓋今十七界小交之陌多者十三四文少者十一二文舉淮湘之間未有越於此者人見淮交湖交名曰一貫而其陌日下則孰不逆料如川引之一文者乎以川引視淮交湖交又得不以淮交湖交而逆料十七界之至此乎凡牽倒今日十七界交者皆淮交湖交之名以一貫者取之也人見十

七界小交亦名曰一貫而其陌日下孰不逆料其將至如淮交湖交之
十二三文者乎以淮交湖交視十七界會乎又得不以十七界而逆料
十八界之至此乎凡牽倒今日十八界交者皆十七界之名以一貫者
取之也其名不正其體無別譬彼泉流淪胥以敗又况十七界之破碎
補撥者民以故紙視之而京城之內陽收陰用抑以行使以是交易物
價烏得而不重乎物價一重無復可輕楮價一輕無復可重故今導楮
之輕導物之重者又皆自其損會之不收不毀者始也今之計莫若陰
以十七界之損者擦以爲紙而造爲十八界之二百三百五百以二百
三百五百而總計之十七界之會三貫可以造爲十八界小會一貫以
十八界小會一貫可以收十七界五貫如是則十七界三萬可以改造
而陰收五萬十七界三十萬可以改造而陰收五十萬特在乎一轉造
間爾若一二年之間轉造殆盡而行於民間者一色十八界會如淮會
如湖會如十七界新造小會並皆廢去如是則小而二百者十八界會

也大而一貫者十八界會也體統歸一而令可行明白洞達而民不惑
吾之楮既無如是之多端而吾之錢新者不泄於海舊者不毀於工而
新舊之錢又俱不藏於戚里府第富民巨賈之家錢可以濟楮則楮亦
可以溢陌行之以文守之以堅楮之氣脉日有勃勃然浸長之意則凡
所以蘇民生而壽國脉者盡在是也及今不圖建其大壞極弊而後救
之則無及矣惟先生於論思之暇及之陳說亦明說

答汪帥卿綱書

錢融堂

某竊以四陽用壯東郊事與恭惟判府安撫提刑龍圖大卿尊鄉文望
隆方面化決畿封對越神天台候動止萬福某仰惟執事恢洪碩大之
譽炳燿當時林下幽人不敢扳援疇昔以庶幾其一盼素分則然也去
年春小兒禳辱與之進所以盼睐者甚厚歸來父子相與言雖極感戴
終不敢僭通姓名以爲禮孰謂謙德之光特灑珍汗走使介數百里問
路窮山深谷中入下里舍首崇先契高誼卓然且以古道相期謀風俗

根柢於愚且賤者自非道心洞照一毫勢分之念不留於胸中不及此尚論古人容或有之但施之不才豈所宜辱伊川義學之建使人起敬起歎士習澆訛甚矣沈冥顛倒日入于汚險而不自知視古昔聖賢幾若異類此若嬰兒受病藥至即服妄死妄生懸於醫手嬰兒本何罪也某每謂力足以及一鄉者有以善一鄉及一邑者有以善一邑隨力所及推而廣之亦或救正其萬分然而有力者念不到此也殖已崇私束於蝸角一身之外隔處藩籬何暇閱鄉人之不為君子而思所以拯拔之哉某切切為之痛心而莫能如之何敬聞高論如痒得搔四海同風此其發軔敢不端拜祗贊為吾鄉莫大之幸邪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執事舉之見屬殆過聽矣某氣質凡下一無所堪支離俗學厖雜半世老境侵尋始稍知用力之地惟恐已分不了有負此生安敢遽為人師邪今家事已付兒曹從容山谷間方與唳鶴吟猿共此朝暮處之英俊之上以解蔽去惑為己任非惟不敢正自不能是以惕然莫

知所承不暇顧方命之為罪也雖然執事斯舉關係風俗不細天地間會當有任其責者惟不以某之出處係事之舉措則幸甚其又辱台論令子姪輩一人與令嗣同處執事不以某為愚陋且併信其家之子弟而採錄之益難荷矣心非木石如何可忘但子姪輩素不諳處館之事其間氣未老者固難浪出而可出者則未免牽制為是頗難其人小兒想旦夕過慈溪敬令晉拜面陳衷懇矣謹熏沐焚香仰酬先辱莫究謝悃千萬瞻頤惟切拳拳執事昭代偉人行當大用以福天下俗間長語未不敢贅區區併乞尊照

與賈平章似道書

汪紫原

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然此誠上文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工之日也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憂非上以求仰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

為今日之計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
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
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
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汎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
西齊會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
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
之勢此上策也又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
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三二年邊劇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
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街壁與觀之禮則請備以俟
按史以道得書大怒中以危法廢斥之後元兵大舉入寇立信卒于高
郵伯顏得其二策歎息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
有無名子詩曰厚我藩籬長彼貪不然而銜璧
小邦男廟堂從諫真如轉竟用先生策第三

上謝疊山先生書

胡雙湖

二月六日新安學生前鄉貢進士胡一桂謹熏沐裁書百拜獻于提刑

殿講疊山先生閣下某嘗讀周元公易通有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
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夫所謂道德者何
也其綱有三其倫有五原於天品節於聖人通行於千萬世由乎此則
安不由乎此則危由乎此則為諸夏為人不由乎此則為蠻貊為禽獸
斷斷乎其不可易之論也然嘗怪夫自開闢以來宇宙不知其幾變而
所謂道德疑若與之而俱變者冥冥之表蓋有天焉每於其交際之間
必生一二傑魁瑰偉之士以身任道德之寄把握扶植於不壞不滅之
地夫天既以道德重寄付託於其身謂宜愛之護之俾得優游適志以
順乎其天顧乃不然或使之憂患困苦直至殺身而後僅可以成仁或
拂亂其所為使之饑寒流落瀕於萬死而不得死栖栖焉寄隻影於遐
陬僻壤間而時俗富貴洋洋得志切齒唾罵以為至愚至癡不通時變
自陷於困窮所謂可憐不足恤者若是而望其把握扶植此道德於不
壞不滅之地真不啻如一髮引千鈞之難何哉蓋不然天地間萬形皆

有弊惟理獨不朽宇宙間固有固於氣數之不得不然者而所謂道德之理則實未嘗一息可變苟非其人亦不能以自行是以必于人是託然人品有不一有盜名欺世者有慕名矯飾者有不能忍於饑寒而流涎於富貴者有牢關固拒於其始而卒喪其節者有自度其才足以應世而姑守窮約者有初之無力以自奮思乘機而遽起者若是者皆不足以任道德之寄往往天亦嘗厭棄於此是以付託一二人於斯世必使之憂患困苦殺身以成仁必拂亂其所為饑寒流落瀕於萬死而不得死如精金百鍊曾不變其所守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者亦以其身不足愛而道德之為可愛且將以愧天下之曾僭人爵食人祿者若此者是真可以任道德之寄昌黎韓子所謂千萬世一人周子所謂道德有其身者是也遊目八荒思得大人君子道德有於其身者為之依歸則舍先生之外其誰哉恭惟先生抱三光五嶽之正氣負三綱五常之重任涉世於強仕之年秉操於立朝之日一時之盛如虎豹九關磨牙

搖毒而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曾不為之撓屈居常抱襟林泉朗誦先生大雅之章想見人豪而雲泥懸絕無階趨拜茲者恭聞蟄神龍於九淵翔鳳凰於千仞儉德自持而爵祿不足以移高尚自立而王侯不足以屈斯文倚為命脉衣冠賴以綱維義夫節婦得所標表以益堅亂臣賊子有所觀望而羞愧道德之興廢關係於先生之一身而把握扶植之責甚重而匪輕也故昔也危言危行人不得以議其訐今也危行言孫人亦莫得以議其脂韋梅福之於炎劉淵明之於司馬時不同而處亦異也嗚呼天地猶有憾粹乎先生之行終不能庇日月猶有蝕昭乎先生之心終不能蔽雷霆猶有伏烈哉先生之氣終不能遏此真所謂道德有於身而千萬世一人也稍有志於道德之士敢不承下風而望餘光哉某安定徵宗古歛士族五六歲而讀父書十八而登名天府年少氣銳粗亦為有志於當世者夫何天池之翼未展而回溪之翅已垂孟明之舟未焚而郊鄴之鼎已易事蓋有大謬不然者我

之爲我亦無復有志於斯世矣且比年以來天疾其軀仲車其聽庸人孺子莫或肯半指屈中夜以思默然領會意者造物仁愛之深故欲使爲無聞之人專心致志於學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道德之源無迷其途而已乎環視其家圖書滿屋而紫陽夫子之易門庭幸而獲入獨謂本義提綱振領而節目未詳於是又取語錄而附之纂集諸說間贅己意至若卦象之異同文言之疑義自漢儒以來千有餘年未能有灼知其說者某一旦若有陰相而默啓之於是作爲卦象圖說又作爲疑文言辨卦體之未有圖也而圖之十翼之未有論也而論之啓蒙本義有大功於天下後世而人莫知也又表而出之凡此者豈謂絺章繪句以爲能記事纂言以爲多哉亦以明經乃儒者事况大之爲天地幽之爲鬼神明之爲君臣治亂別之爲賢邪進退于以立三才之道于以順性命之理于以盡事物之情通天下之故莫不畢備於易於此乎有得焉亦庶乎身心收斂不至外馳而所謂至尊之道至貴之德亦由是以

不失焉爾書成而鄉之老師宿儒亦或爲之許可某亦自度歲月之不虛度矣今海內以先生爲道德之宗士人物之權衡某是以不遠千里徃拜函丈塵滓視聽求斤言以爲之黼黻倘傲先生之高名令譽傳之無窮施之罔極某何幸吾易何幸惟先生進而予之實惟門士之至願于冒師嚴下情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答方虛谷問天原發微書一

鮑魯齋

來諭謂冬至子半前半月屬舊歲後半月屬新歲夜半子時前四刻屬昨日後四刻屬明日因衍爲玄武龜蛇二物之說而以朔易對罔冥爲非遂舉朔方朔漢朔黨朔雪皆指朔之一字爲北方之一而未嘗分西北爲朔東作南訛西成與朔易止是一義而未嘗分朔易爲二先生之言偉矣愚謂不然以地理方所言之則指曰北方曰朔方足矣以包涵義理爲言則不容不變文以名之曰朔易也故堯典三方皆曰東西南而獨於此不言北而言朔易一不同也三方皆言平秩而獨此一方言

平在二不同也蔡九峯解朔之一字謂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既明其有二義矣又解易之一字謂冬月歲事已畢除舊布新所當改易之事亦明其有二義也以至月令所言數將幾終歲且更始程子亦曰北方終其陰而始其陽其分朔易二字爲二義尤明白玄有罔有冥釋者謂乾貞一德而罔冥二焉謂冥當爲北罔當爲中正與朔易相爲對待者也此正固兩義龜蛇兩物人身兩腎皆有得於北方朔易之象焉不可誣也因是推之坎北方卦也亦有兩義焉其在先天圖本一坤而在北爾乾以九二之奇下交於坤六二之耦於是成坎之象兩合爲一一又分兩奇耦奇生生化化變爲十百千萬之不齊者皆不能逃乎坎精之兩矣淵乎微哉

來論不滿二百餘字而天地之機剖矣因記兒時嘗侍東里葉公知天者也問乘槎之事謂水從海逆流入天河循環天地中皆水也水溢無

去處則奈何公笑而不答有友從旁代對謂海有沃焦石水至一吸而乾海有尾閭穴水至一洩而盡愚曰吸與洩有限而水無窮亦未之信也及閱隋志謂陽精炎熾入水則竭百川歸注足以相補故旱不減而浸不溢此說固善又遺氣而說未瑩至子方子之言一出不取沃焦尾閭而取目衆賸俱醒真名言也足以破千載之惑矣愚猶有水與氣之說附于後以求印證焉葛洪釋渾天曰地居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浮此以水與氣並言也何承天曰天形正圓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日東出暘谷西入濛汜亦曰咸池四方皆水故云四海朱子曰日月出水乃升于夫其西下又入于水此專以水言也初不言日能潤水水從何歸虞聳曰天形穹窿如鷄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譬如覆盂於水而盂不沒氣充其中也張子曰虛空即氣減一尺地則有一尺氣但人自不見爾又曰氣之散於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邵子曰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程叔子曰有

氣莫非天岐伯對黃帝問曰大氣舉之皆以氣言者也愚謂言水不言氣水從何生言水與氣而不言日二者何從消長合而論之水也氣也日也三者相爲循環於無窮此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故曰天依形地附氣邵子之言當矣水不涸於沃焦尾閭而涸於天之日先生之言卓矣蓋日圓鏡千里無幽不破升天則萬物焦入海則萬水涸水不涸則盈而溢易至汎溢涸而不生則氣與水俱竭天何以包地而運轉不窮愚以意爲之說曰天包地外所以浮之者氣也所以浮是氣者水也氣與水合生生不窮所以能浮天地而升降之者也夫天一生水神爲氣主神動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所以呵氣而成潤今雲蒸霧滃則水珠流出山川出雲則時雨以降是其證也故天地陰陽二氣日夜流轉日夜熏蒸氤氳相感自有許多氣亦自有許多水生氣則生水生水則助氣氣與水未嘗相離使水溢而無日從地下以涸之則陰氣日盛而陽氣日微有日以助之則扶陽抑陰而水不能爲天地間之珍矣然

日爲火而常明月爲水而有盈虧者隨日以爲之進退也驗之潮汐可見易曰明入地中明夷日從地下轉也天在水中爲需浮之以水也故日一升而在天之陰氣無不散所以爲晝日一入而地下之水氣無不消所以爲夜是日也者所以下抑陰上扶陽以與天地相爲長久之者歟

代胡安國通吳草廬求明經書院記書

胡雲峯

九月十五日新安後學胡浚再拜奉書司業草廬先生師席是日也文公先生始生之日昔臧榮緒用庚子日拜五經是爲夫子始生之日蔡源文公父母邦禮以義起黎明舍萊峻事復再拜而作是書惟先生其鑒之浚切謂六經者聖人明天下萬世之大經以經天下萬世者也其體全體其用大用六經未作六經之理在天地七育中在聖賢事業中六經旣作天地萬物之蘊聖賢之心之事業又在六經中三代以上經未全而經之道行秦火而後經不全而經之道彌破至寶元明道間安定先生始教人明經學然後爲士者稍知經有體有用旣而明於伊洛

大明於我新安經非不明也然學者淪於舊習非絕類離倫以爲高則以希世取寵而安於卑於是經學始若無用於天下近年科舉未與學晉帖誦晚唐詩筆跡聲氣稍似之哆然以士自名謾不知經學爲何事其新安晚出於道未有通曉然自我明經翁以來十四世矣經學之晦也不能不朝夕爲已憂輒不自畫創書院扁曰明經三年始潰于成告于有司又三年始從所請延明師饒養講肄日以爲常近來者傳科詔新班第一場明經書院題扁若逆知天意而爲之者天相斯文其在茲乎然非大手筆記恐無以詔方來傳求遠也仰惟先生道高而器宏經明而文古監學坐臯比天下士皆想慕其風采及幡然而歸又莫不欽仰其德義易講所傳僅一二如以闔閭往來爲神物分合之妙明經如此真可謂明經也記我明經徵先生其誰歸欲望師慈特揮名筆六經全體大用之妙俾學士有所覺悟一掃舊習可以繼絕學可以開太平經遂不爲無用於天下其所關豈淺淺哉創造緣由併上梁文謹用

呈侑書以幣深虞轅濟惟師茲其采納焉

答高巖起論潮書

吳亭壽

至元十八年秋八月十有八日足下觀潮浙江亭有詩明日書以遺予若致疑於逆流之水有可詰者吁其可詰也邪其不可詰也邪予不得而知也然朱子註騷謂潮以月加子午之時一日而再至則亦未嘗無說敢卽是試爲足下誦所聞焉蓋坎者月之體月者水之精月與水而已矣在天爲月在地爲水天有陰陽太少而月爲太陰地有剛柔太少而水爲太柔古人以方諸取水於月其氣類固相感也而況夫子午之位乃陰陽之始於其所始而月加焉則陰與陽感而陰以升陰與陰遇而陰以盛水陰類也當其所加之時湧而逆上從其類也月一晝夜凡一加午故潮一日再生月一日退天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潮日遲於一日所以初三之潮晝遲而入十八之夜十八之潮夜遲而入初三之晝也一月之間生明生魄潮一再盛焉生明之潮則自前月二十

六長水謂之起信歷晦朔至月三日謂之大信初四潮勢漸殺謂之落信歷上弦至月十日謂之小信生魄之潮則自十一始長歷望至十八而盛自十九始殺歷下弦二十五而衰其起落大小之信亦如之天下之至信者莫如潮生落盛衰各有時刻故潮得以信言也月於一月之間漸遲而縮一日潮於兩信之內漸遲而縮兩潮秋月最明秋潮最盛亦其理然也又嘗即易考之坎爲月魄離爲月魂震生明也兌上弦也乾墜卦也巽生魄也艮下弦也坤晦卦也生明之盛非無故而盛也坤一索而得長男故盛過兌少而往則衰矣生魄之盛亦非無故而盛也乾一索而得長女故盛過艮少而往則衰矣驗之於月參之於卦潮之理其殆廢幾乎或曰誠如是則陽之盛莫如乾陰之盛莫如坤潮不於是焉大而顧大於震明巽魄何邪曰茲又先天後天之說也不本諸先天無以見造化之全體不參諸後天無以見造化之妙用先天之卦體也乾坤離坎位於四正震巽艮兌位於四維而月之周天實配之後天

之卦用也退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父母老而不用而長男代父長女代母居東南生長之方天地間萬物萬事咸於此乎權輿故其爲氣也莫盛焉而潮之大信實配之月配其體則陽爲明陰爲魄而乾坤當墜晦之位乃陰陽之極也潮配其用則長爲盛少爲衰而震巽當大信之候乃陰陽之長也夫如是則其不乾坤而震巽也有由矣或又曰亦何以知其必取於卦邪曰以納甲家起之納甲者如生明之月昏出于庚震則納庚生魄之月晨見于辛巽則納辛之類是也陰陽者流用之率驗則月與卦相爲用也審矣潮而有取於月也不亦有取於卦乎哉或又曰月之說然邪則潮之爲候亦宜月半以前由微漸大月半以後由大漸微以象夫三五而盈三五而虧可也今乃於明魄之生兩盛焉何哉曰明魄之盛固已如前所云矣然月一月一周天而一日之內則一加子一加午者也潮於月加于午之時一日再至故亦於月生明魄之日一月而再盛焉月之一潮之再若不相似而實相感召非深於理者

未易以語此或又曰子所論浙江潮也他江亦有潮其遲速不同何與
曰潮之生必生於月出之海浙江之去爲近故其至也如時他江所去
有遠近故所至有遲速爾或又曰古今言潮者必推浙江亦謂銀山雪
屋有頭數丈此爲異爾他江之潮第如湧水復與此不同何與曰浙江
去潮生處近掀天沃日之勢方盛而不可遏赭山龕山橫鎖江口頓然
斂寬就窄其勢必至於衝激奔射也他江去潮生處遠遠則必殺故但
湧水而已又何疑焉管蠡如此未知其與先儒合否也不敢自以爲是
亦不敢出以語人既承下教豈可虛辱倚韻賡呈并著斯說微足下無
以發予之強言尚相與訂正之幸甚

上蘇參政天爵書

趙東山

訪生窮山下邑賦性愚拙自其修於身者猶杆格不勝是懼於四方事
蓋不待言是以當科詔屢頒羣材彙進之秋而終不敢待不足之資以
僥倖於一得蓋羽短難冀近足蹇者少遲理勢自然非由矯飾而閣下

一見乃獨憫其沉淪欲進諸俊選之場以增益其所未至隱閣下之心
豈徒爲訪發哉計天下之賢者閣下豈不皆欲其出爲世用不賢者閣
下莫不皆欲進而教之顧小子不當層層意推閣下之用心收效於天下
可也是以姑蘇舟中侍坐時嘗以郡邑學校廢弛爲言而使命亟來言
不及究故敢申其說以書閣下幸一覽焉竊聞天下之患莫大乎士大
夫廢學而民不知義使士大夫皆知學而民知義則學道愛人之政舉
而尊君親上之俗成政舉則漁奪推剝之風息俗成則倍畔崩離之禍
無自而生其得失蓋甚明也三代盛時教民養士之法達于天下皆由
內及外相爲終始涖官從政悉取諸其成材而用之其或上下不相應
和聽其散漫四出而欲一旦收其人以充任使恃其心以爲垣墉者蓋
未之有也國家混一天下許文正公首開成均之教以輔成治世之隆
列聖責成具有明法故雖小有廢墜易爲興舉郡邑無遠近大小廟學
具修先賢歷履民間義塾列爲學官者不可勝計亦云盛矣乃獨教養

無法師弟子去留不常其甚者大抵與市井聚徒相類材德之成否何由可見田租粟粟蠹蝕於庸人鄙夫之手往往傳會生員姓名連簡累牘以待稽考姦民更相劫持所在金穀狼籍殊甚前代欲聚士而教者嘗患無以食之我世祖皇帝定制郡邑長吏不得擅用一錢獨在學校者捐以與士無所愛惜其恩德甚厚而士終不被其惠真可爲長太息者哉其失在生員無定額選補考察升貢無通法爲教官者又皆循資而來故長吏得以好惡爲緩急風紀之司亦無從而察其實矣大抵下之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貨物粟米之政督責嚴密間不容隙而育材興化之方謾不知省西方秘密之教行乎王公大人之上禱祈禳祝明呼膜拜家自爲俗人自爲法者又紛然於卿大夫之間道官佛宇所在增盛支流旁出與居民雜處不可勝言而所謂先王之道人倫之教者天下郡邑之間溷微泯廢如此欲士大夫皆知學而民知義難矣竊謂爲今之計當從朝廷定爲條畫使郡縣長吏擇民間子弟之可教

者大學小學隨所在參酌爲額其流官一孫皆補郡學生員鄉貢罷歸願入學者聽之數多則均諸書院及廩食有餘之處大小學職由科目入官更采前代優崇之意陞其品秩均賜印章改得以成官府嚴簿籍治田糧行賞罰其專任訓迪則大夫士之老於其鄉者有官而需次者山林與學者皆得爲之然必使諸生求其道德經藝可爲一鄉一邑師表者長吏卑辭厚禮以延致之身率學者而故事之以盡古者公卿大夫隆師取友之誼田租寡少者許於官田添給或從義民中獻其所以爲教者則以國學成規爲準又取前代法本經外益以吉凶二禮律令書算皆許兼習其敏學修行恬靜有守者則長吏加禮貌以表異之縣間歲較其優者貢於郡其不與者得推擇爲縣吏甚不率教者屏之郡三歲試其中等者與鄉貢之士偕行赴省不與者得擇爲郡吏自行省罷歸者即郡學講業以俟再貢自鄉舉者亦類試於郡而後遣以革凡庸輕妄玩擾場屋之弊凡郡邑較試只以經義對策合爲一場長吏親

臨糊名謄錄而後考諸經各取一句爲題則非通全經者不敢倖中經
題臨試各擬十數以上使一人射而取之揭以示衆則請託不行凡部
使者至學諸生皆得贊名祇謁開取一二觀其所業以勉勵之假託占
籍者去之如此則爲士者蒙教養之實在官者獲師友之益然後可以
塞債吏冒儒之路廣賢才進身之途回斯民向道之心一四海未同之
俗而又必察之於幾微持之以悠久使善人日多而世鮮乏材之歎民
風漸美而人懷尊上之心庶幾學校之設不終於具文者乎夫先王恐
斯民之易散而難聚易分而難合也故養以井田教以學校而因其法
以維持之收其賢者能者而共理之使中外遠近均齊方一精神編攝
喘息貫通天地之間共爲一體下年雖近終必過之今土宇廣大亘古
莫壽蓋有前代帝王之所願見而不得者旣以畫地爲限揭其品彙之
名以分異之而親疎貴賤崇卑勞佚之殊益懸絕矣惟教民育士無間
邇遐苟以闢然事情不爲修舉則所以一道德同風俗起斯民之視聽

而結其心古與在子今聖天子求治如不及旣選賢守令以嘉惠疲
民則興學育才核風易俗此其時也閣下以人材世道爲已任志念所
存見乎辭也敢忘其僭妄竊述是說以獻焉法先王鄉校之實成許
公未究之心以贊國朝治教之美於無窮非閣下尚誰望哉京學之盛
必有成法亦可推之天下否汙居家養親讀書其有少進以無負於門
牆惟靜修先生曹學士虞先生碑文無由一見爾干冒清崇不勝悚息

答倪仲弘先生論中庸輯釋書

趙東山

汙屢讀中庸輯釋纂錄前精義大畧不遺良不易矣思欲罄竭愚慮少
副謙德之萬一而涵泳所聞未之有得袁氏所錄吳先生諸說多宗程
子其異同之故亦非一再省覽所能驟決也是以雖欲妄有指陳而自
知其非未敢輒竟其說嘗觀朱子自序有曰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
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此蓋語人以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使毋以
易心求之也旣曰恍然又曰似有則有非指要綱領四字所能發明者

矣夫是之謂知德夫是之謂知道而知言其效也其曰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則可見前是殆有所未暇焉蓋其於明善誠身真修實踐如行者之赴家其至可期饑者之得食其飽可必至夫一旦豁然貫通之日而後衆說之同異得失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非揣摩比較從事於行墨者所可同年而語也區區自謂如方等輩資質之凡近心思之麤淺苟不能於爲己爲人之際一刀兩段發憤刊落然後實求反已親切之訓以致其絕利一源之功而徒爾朝繙暮閱口誦手鈔則是終身無由知至畢世不能意誠而釋迦達磨東賢於孔孟矣若夫先生志意之誠確工力之專勤而虛己擇善無間物我其所存所就豈晚學所能與知但近日前輩著述殆類夫借僕鋪面張君錦繡者恐不足爲先生道爾仰戴親愛之厚常切愧歎深懼有負所期故敢傾倒其曾臆之私其是其非尚幸明有以教之是所願也

程